

为最神圣的两座城市，我们深以为荣。每年我国政府欢迎千千万万的朝圣者从世界四方涌来，大多数是由亚非两大洲前来，朝拜麦加和麦地那。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又由于我们保有上述两个圣城的特殊地位，所以能与我们的宗教的忠实信徒保持接触，这的确使我们引为幸运和光荣。

186. 在我结束讲话以前请允许我祈求仁爱慈悲的上帝使我们全体都享有和平。

187. **主席：**我们已听了这次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若干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们将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听取他们发言。

下午一时三十分散会。

第一三六四次会议 A/PV.1364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阿明托雷·范范尼先生(意大利)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科利埃先生(塞拉利昂)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完)

1. **主席：**我现在请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2.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必须向大会道歉，因为要占用大会一些时间，主要就将在适当时候在主管委员会里进行彻底辩论的一些问题作一发言。然而当人们为了推进欺骗联合国的阴谋而把一个人的国家变成为疯狂控诉和故意曲解的对象的时候，答辩的权利便成为答辩的职责了。

3. 希腊外交部长在星期二(第一三五八次会议)的发言中对我国提出了某些指责，控诉我国政府实行他称为“对于无辜的人民采取报复手段”。他所控诉的每一事项已在希腊常驻代表致秘书长的信件中具体说明，而且这些信件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每件控诉已由我致秘书长的信件迅速地 and 彻底地予以揭穿，我们这些信件也同样分发下去了。因此，我现在没有理由对这些控诉再一一答复。

4. 然而我要指出，这些控诉成了希腊对土耳其发动诽谤运动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其目的是丑化土耳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若干世纪以来，土耳其

一直是宗教宽容的乐土，对于希腊东正教大主教区予以尊崇和庇护已历五百十二年，现在却被控诉对于这个神圣的机构施加压迫。

5. 为了向这个机构提供安全而采取的措施，竟被说成是迫害。两名宗教人员，取得了土耳其国籍，以后由于对归化的新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而被取消国籍，这两个人竟被说成是受害者。这个大教长区与业已确立的土耳其正教之间关于两个教会的所有权在国家法院进行的不动产的诉讼，竟被谴责为侵占财产。将一个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儿童和邻人已成为致命危险的房屋坍塌的孤儿院迁移到其他较为安全的地点，竟被斥责为一项政治行动。

6. 然后又提到所谓的任意驱逐出境的事。我在致秘书长的信件中详细地说明了将属于希腊国籍的外侨纳入土耳其一般移民制度的情形。一九三〇年的商务、航海及设置条约给予希腊公民的特权，比居住于土耳其的其他外侨优惠得多。这些特权由土耳其给予，乃是作为对于它要维持持久友谊的邻国的公民表示善意的举动。土耳其境内的希腊公民那时不受其他外侨所受的居留期限和就业的限制。

7. 这个条约已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依据其中的有关条款予以废止。行使这种毫无问题的权利，是并不需要希腊外交部长所说的“站不住脚的借口”的。自此以后，由希腊来的外侨，和由任何其他国家来的外侨一样，受到同一制度的管辖。当移民当局通知一位外侨说，几个月内他的居留期限届满，即不得继续居留，

这位外侨总是认为这是一项困难。然而把这件事在国际上大嚷大叫，这是寻常的吗？期望一个国家对于一个业已从事阴谋而且正在从事阴谋来破坏本国主要利益的邻国的公民继续予以特殊优惠的待遇，这岂不是对于这个国家舆论要求过奢吗？在另一方面，千千万万的希腊裔的土耳其公民，不消说，始终享受而且继续享受土耳其全体公民一律享受的法律保障。

8. 谈论西色雷斯和其他地方的在希腊治理下生活的千千万万土耳其人的悲惨境况，或者谈论多年来一直在希腊实行的没收土耳其人的私有财产和礼拜场所以及对土耳其人做的其他不公正的事，现在既非其时，这里亦非其地。直到本月为止，居住在色雷斯的土耳其裔的希腊公民共计在十万人以上，却只为他们设立了一所中学，土耳其少数民族中没有一个人毕业于希腊的大学；我提到这一点，也许这便足以使各位代表对于希腊境内土耳其少数民族所处的次等公民地位的情景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了解。

9. 我觉得必须扼要地谈谈希腊外交部长的控诉，因为这问题不会在大会上辩论，而从这个讲坛上发出的诽谤却不能轻易放过。希腊外交部长提到了违反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的基础的洛桑条约的文字与精神的事。暂且撇开希腊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政策不谈，试问还有什么事情比土耳其进行的这种恶毒诽谤运动还更加违反洛桑精神？

10. 希腊外交部长，以后当然还有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都提到前联合国调解员加洛·普拉萨先生及其报告，并且似乎对于土耳其外交部长发言既未提到调解员又未提到其报告感到惊讶。我国政府对于加洛·普拉萨先生的报告的意见，已由我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致秘书长的信^①中陈述明白。我们的态度并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11. 据我们的意见，这位调解员，由于逾越他的授权，厘订了明确详细的建议案，而不是设法使双方接近，实际上已经自行取消了他继续从事调解的资格。依据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的规定，调解员由秘书长商得有关四国政府的“同意”后指派。据

我们的意见，四国政府之一撤销了它对于由某一指派的人员继续调解的同意时，它以前所表示的同意便已失效，指派也应作废。就这个特定事例而言，我国政府认为，这位调解员已经提出他的最后报告，已经卸任了。

12. 我国政府对于调解员报告〔见A/6017〕的详细意见，载于我国代表团现在分发给各国代表团的的一本小册子中。调解员报告并不是一件仲裁裁决书。调解员本人在他的报告第171段里说得很恰当，报告是准备作为由他一人单独负责的文件的。请允许我简单地指出，调解员报告将共和国宪法，一部继续为争端各方中的大多数所尊重的宪法，毁谤为“宪法上的怪物”，这个报告本身的确是调解方面的怪物。

13. 在这些情况之下，要坚持不可能的事——期望同一调解员继续进行工作——对于这种必须维持的而且得到我国政府热烈支持的调解制度的本身，只能是一种严重打击。调停的努力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专靠任何一位调解员本身。无论是否依据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条件，我国政府愿同任何调停工作合作。

14. 在这方面，大会或许还不知道，今年一月，一位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杰出人物，也就是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向各方提出了调停的建议。这项建议立即为我国接受，然而却立刻为希腊-塞浦路斯政府所拒绝。至于这位伟大的非洲总统提出的这项高尚的富于大公精神的建议何以甫经提出便遭反对，那就不是要由我来解释的事了。

15. 希腊和塞浦路斯两国的外交部长都特别提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适当时机以和平天使的不合身的伪装出现的一系列尝试中的最后一次。当然，我是指所谓的塞浦路斯希族政府宣言和备忘录〔A/6039〕。塞浦路斯的土族已经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于这种恶毒宣传伎俩的强烈反应。并不需要巨大的洞察力就可看出：这件文件乃是一次无耻的尝试，目的在于取消土族的宪法权利和保障，使他们依赖那个既不治理也不能治理土族伙伴的塞浦路斯希族政府意欲给予他们的少数民族权利。至于据认为要由提供的国际保证，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国际保证能够比现有条约提供的保证更加有力？然而这些条约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却毫

^①《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文件S/6267。

不迟疑地遭到这同一批希族领袖的藐视。再者，既然当今的塞浦路斯政府公开宣布的意图是把整个岛屿交给另一国政府，即希腊政府，它又怎能提供将来一定遵守的所谓保证？此外，我还要提醒大会，今年七月，马卡里奥斯政府建议强行通过两项足以影响土族的宪法权利的法律，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说，这些措施增加了这个岛上的紧张局面。安理会经过长久的审议以后，于八月十日通过了第207(1965)号决议，决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吁请各方避免采取任何足以使局势恶化的行动。

16. 塞浦路斯希族政府目前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完全无视安全理事会第207(1965)号决议和其他决议，增加了这岛上的紧张局势，对岛上的和平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险。关于马卡里奥斯宣言就说这么多，该宣言似乎还没有写这宣言的纸值钱。

17. 希腊外交部长谈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并且否认希腊有吞并主义的倾向或扩张主义的倾向。我不打算详细叙述希腊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进行的扩张主义冒险，也不打算引述不同的希腊政治家在不同的时候为宣布他们要使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不可动摇的意愿所发表的数以百计的郑重声明。我只想补充较近的两个例子，让大会自己判断。下面的话引自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尼科西亚出版的英文报纸《塞浦路斯邮报》，标题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斯特法诺普洛斯首相在雅典发表的声明”，原话是：

“首相说他要向希腊人民保证，希腊决不放弃它使塞浦路斯与希腊祖国联合的意愿。”

以下是斯特法诺普洛斯首相九月二十三日答复格里瓦斯将军祝贺他的政府就职的贺电的电文：

“希腊政府将竭尽所能促使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愿望成为事实。”

18. 这里还有另外一项声明，这次是希腊王家塞浦路斯占领军司令格里瓦斯将军发表的。顺便说说，这一支一万人的希腊军队若不是为兼并这个共和国的工作铺路，它究竟是在塞浦路斯作些什么，这倒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当然，他们在那里不是举行野餐。下面是格里瓦斯将军在同一天，即九月二十二日所发表的声明。他说：

“整个希腊现在是在塞浦路斯从事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是过去民族斗争的继续。斗争获得胜利，不仅靠武器，而且还靠信仰的力量。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我们才赢得了埃欧卡斗争。我们要与希腊民族的主体合并，在自由中生活。我们当前的口号是：‘不自由，勿宁死！’这口号的意思是：不实现意诺西斯不如死亡……除了意诺西斯，我们别无其他目标。在这一时刻，希腊正在塞浦路斯作战。它派遣了它的健儿到塞浦路斯来。你们手里所拿的武器也是它送来的。我们必须明确了解我们奋斗的目标。这目标就是意诺西斯。除此以外，无论什么都是假的。我们的职责是为意诺西斯而战斗，并且赢得意诺西斯。我们若获胜利，我们就应实现意诺西斯。意诺西斯万岁！希腊万岁！”

19. 现在这里还有希腊首相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就是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在希腊议会发表的政策声明。附带说一下，这里提到的那时尚未上任的这位首相就是目前〔第一三五八次会议〕在这里向我们发言的卓越的希腊外交部长齐里莫科斯。我现在引述他所说的话：

“希腊人民永远不会放弃使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的愿望。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在国外提出的要求。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是以民族自决原则的名义争取毫无束缚的独立。”

我相信我无须对这一点作进一步阐述。

20. 这位卓越的外交部长齐里莫科斯提到了希腊与土耳其两国政府断断续续举行的谈判。他说：

“然而就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及其前途而言，希腊决不认为有权违反塞浦路斯人民的意志、不让他们知道或者代替他们去作任何决定。只有塞浦路斯人自己才有权对他们自己的前途作出决定。未经塞浦路斯人民的同意，塞浦路斯问题就得不到公平和持久的解决。”

21. 这些话所表示的崇高感情，我国政府也有同感。我们也认为，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能够、也不应该强加在塞浦路斯人民头上，强加在两族人民头上。我们怀着诚意与希腊政府进行谈判，希

望对于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即塞浦路斯问题，可以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希腊与塞浦路斯两国政府会放弃它们取消塞浦路斯独立的合谋，以便我们全都可以为我们这一区域的和平进行合作。塞浦路斯是一个独立国家，必须继续保持独立。然而塞浦路斯是希腊和土耳其的派生物。它的居民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他们在有困难时就分别向希腊和土耳其求援。我们相信同这个问题有着最古老渊源的各方可以就这问题达成一种有政治家风度的处理办法，而这种办法又是其他有关各方可以支持的。倘若希腊政府仍然认为土耳其依然是象卓越的希腊外交部长所说的那种“可贵的对话者”，那么，不论有无调停，谈判都可以继续进行。关于卓越的希腊外交部长的言论，就说这些。

22. 现在我要费几分钟的时间谈谈我们昨天〔第一三六一次会议〕听到的卓越的塞浦路斯希族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发言。有人在大会上对塞浦路斯问题作了歪曲的陈述。星期二，我推测基普里亚努先生会跟着重复这些话，这项推测似乎使他颇为惊讶。当然，我毫无诽谤的用意，然而这项推测果然应验了。以后，在我这方面，就避免了若干重复，因为基普里亚努先生提出的某些点，我在发言头一部分已作了答复。其中当然包括我们继续希望由联合国调停的意愿，以及我们对于希腊-塞浦路斯当前宣传活动的态度，这种宣传已采取了隆重的宣言和备忘录的形式。

23. 可是基普里亚努先生所作的重复还增加了一些东西，对此我要简略地说一说。基普里亚努先生要大会相信这问题真正是十分简单的。你们只须援引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一眨眼间，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他以为有多少人果真这样幼稚，竟不会看透玩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等等这些人人珍惜的同样原则的复杂花招，不会看透这些原则会被人无耻地用作实现希腊主义的扩张目标的工具？难道他不开始懂得，大会的良心在初受震惊以后，已警觉到利用独立的原则使大会的会员国之一丧失其独立的狡诈阴谋？他真正相信大会会轻易接受这种计划，竟让希腊帝国主义在殖民统治的镇压刚从塞浦路斯岛撤除之时所未能办到的事，现在却能通过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

国来办到？难道世界上还有任何负责的政治家至今未一劳永逸地懂得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塞浦路斯希族领袖们的盲目的坚持不懈的目标只是意诺西斯，也就是合并于希腊？

24. 我刚才引述了希腊的卓越政治家的话来证明他们的目标完全相同。我早些时候分发过一本说明情况的小册子，满载着有关大主教忠诚于意诺西斯事业的郑重宣言。其后还有许多其他声明。下面是这位大主教较早发表的一篇声明，由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如下：

“我要做比暂时担任塞浦路斯总统还更崇高的事。我的大志在于使我成为意诺西斯（与希腊联合）的建筑师而名垂青史……我们要通过联合国来作这件事。”

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有意要联合国在这件事上起怎样的作用。

25. 这里有一条较近的新闻。尼科西亚的希腊文日报《战斗报》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也就是两个星期以前在“为意诺西斯，专为意诺西斯而奋斗到底”的标题下报道说，希腊东正教圣会理事会于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举行会议，由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主持，根据大主教本人的建议，会议一致决议：塞浦路斯人民应该为实现意诺西斯而继续战斗。这样，塞浦路斯的教会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领导下，就重申了它在一九五〇年，即马卡里奥斯当选为大主教时所作的“意诺西斯的誓言”。

26. 我当然并不知道这个“意诺西斯的誓言”。然而我们有格里瓦斯将军的回忆录，其中说到另外一个誓言：

“大主教访问美国回来以后，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召开了解放委员会的一次新会议，出席会议的十二名委员都作了保密和服从的庄严宣誓，誓词如下：‘我谨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起誓，我对于所知道的或者将来知道的有关意诺西斯事业的一切都严守秘密，即或遭受酷刑或者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我将毫无异议地恪遵任何时候给我的训令。’”^②

^②查尔斯·弗利（编辑人）：《格里瓦斯将军回忆录》（伦敦，龙门书局，一九六四年），第19-20页。

据格里瓦斯说，这个誓词的签署人计有：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奥斯、帕帕多普洛斯将军、乔治·斯特拉托斯、科尼达里斯教授、阿弗吉科斯律师、萨弗瓦斯·洛伊齐迪斯、苏格拉底·洛伊齐迪斯、格里瓦斯将军、柴佐米罗斯、D. 斯塔夫罗普洛斯、迪米特维奥斯·维扎尼斯、亚历克索普洛斯上校。

27. 上面引用的这些话反映了一个背景，大会对塞浦路斯问题进行新的审议时必须考虑到这个背景。基普里亚努先生倘若到这讲坛上来，简单明了地宣布：“你们可以获得你们的独立、领土完整、等等。这些原则，只有在能帮助我们实现意诺西斯时，方才对塞浦路斯有用。倘若我们能够利用这些原则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切便都美好。倘若不能，我们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意诺西斯，即使要冒全体毁灭的危险。”这样作，岂不更为坦白？

28. 基普里亚努先生把他发言的大部分用来列举他认为应该不加区分地运用于一切情况的神圣原则。然而有一项基本原则，他却小心翼翼地故意避而不提。当然，这就是联合国宪章序言所说的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所引起的义务的那项原则。至于建立独立的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所根据的条约，基普里亚努先生干脆撇开不谈，认为这些条约是仓猝凑成的强迫一位不愿意的大主教接受的，是与宪章相抵触的。他援引宪章第一百零三条来支持他认为这些条约无效的荒谬主张。这一条法律问题当然要在有关的委员会里辩论。据我们的意见，这些条约与宪章并无丝毫冲突之处。但请允许我提醒大会注意，这一保证条约是由塞浦路斯的罗西季斯大使本人依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以妥当的形式向联合国登记的。岂不是直到现在，即当塞浦路斯希族领袖决定践踏这些条约以便向意诺西斯更加靠近一步的时候，他们方才想起了这些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在这些条约中，有些是费了十八个月的时间才谈判成功的。这样，岂能说这些条约是仓猝凑成的？至于说这些条约是强加于塞浦路斯希族领袖的，这话的确令人难以接受。我能引用许多宣言来证明情形正好相反，现在我只引用两件。

29. 第一件是当时的希腊外交部长阿维罗夫先生一九五九年二月里在伦敦会议上发表的声明。我现在引述他所说的话：

“我们签署了这些协定，因为这是符合我们各国的共同利益的，而且这些协定既相对地又绝对地令人满意地保障了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签署了这些协定，还因为那位受尊敬的人，塞浦路斯希族的首领，我们在全部审议中认为是代表塞浦路斯希族人的意志的马卡里奥斯，在得到我们的通知以后，说他同意……我还要补充说，我们已考虑了他的意见，基本理由是：我们在讨论时已宣布，我们决不以武力或以其他方法强迫塞浦路斯希族人接受这些决定。”

这是希腊外交部长阿维罗夫先生所说的话。

30. 现在这里还有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自己的话。下面的引语是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的《基辛氏当代资料》引出的。第 17727 条称：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又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他不赞成‘塞浦路斯独立更有所迟延’，并宣称他仍要‘继续努力，务使伦敦和苏黎世协定完全付诸实施’。”

接着，第 17728 条称：

“在四月一日……的发言中，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威胁说，倘若与英国的讨论不迅速以达成协议而告结束，就将恢复‘政治上的不服从’……〔他说〕‘倘若我们的讨论不以迅速达成协议而告结束，倘若僵局继续下去，我们就要认为必须邀请人民宣告对英国政府作政治上的不服从，我们自己就要进行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工作……以苏黎世和伦敦协定里所拟定的宪法为根据，我再再说一遍，以苏黎世和伦敦协定里所拟定的宪法为根据’。”

你们可以注意到，正是这位大主教自己感觉焦急，并且扬言要强迫其他方面接受这些协定。

31. 倘若大会对于这位大主教亟欲独立的焦急心情感到迷惑不解，并且误认这是出于想要继续独立的真正愿望，那么，就请容许我最后再引一段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大主教在东正教女青年会的一次会议上宣称：

“人民的伟大斗争永远不会终止。这些斗争

虽然经历改变，然而永不结束。塞浦路斯人民的斗争将继续进行下去。”——这是在独立业已实现以后——“苏黎世和伦敦协定是这一斗争进程的里程碑，同时也是继续斗争的起点和基地，目的在利用已获得的成就去夺取进一步的胜利。”

32. 由此可以看得十分明白，这位大主教原来急于要实施而现在却声称是强加于他的苏黎世和伦敦协定，只不过是达到由希腊吞并的最后目的而故意采取的步骤而已。

33. 请容许我就基普里亚努先生所发表的其他若干十分谬误的论点说几句话。他说土耳其侵犯了塞浦路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谬误的。土耳其依据保证条约业已采取而且有权采取的任何行动，用该条约有关条款的话说，都是“为恢复本条约所建立的状况”。这里所说的状况，就是塞浦路斯的一族不得屠杀另一个族的状况。

34. 基普里亚努先生说土耳其的军队是非法驻扎在这个岛上的。这话并不正确。驻扎在塞浦路斯的六百五十名左右的土耳其军队是根据一项有效的国际条约——同盟条约驻扎在那里的。他们驻在那里，是土耳其保障这个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意愿的一个标志。塞浦路斯境内现在有非法的军队，可是这些军队是从希腊去占领这个岛的希腊皇家军队的一万余人，和马卡里奥斯政府为了破坏宪法并奴役土耳其族而召集的武装到牙齿的四万名所谓“国民警卫队”。

35. 他说，讲塞浦路斯有两个不同的民族是不妥的。姑且撇开其他很有关系的考虑不谈，他说这话乃是公然无视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该决议特别提到两个民族，把它们作为争端的当事者。基普里亚努外交部长宣称，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并无什么可以惧怕的。我又发现这是十分荒谬的话。一个暴虐的政权，甚至直到今天还不许土族难民取得建筑材料来过冬，甚至不许土族难民中的赤贫者得到靴鞋，仅仅几个月以前还把屠杀和饥饿作为强制推行政治解决办法的手段，这样的暴虐政权是没有资格说这种话的。

36. 最后，他企图说塞浦路斯问题乃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残迹。我却认为这是防止希腊重新推行殖民主义的问题。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

已经一百年了。五年以前，他们行使了自决的权利并且达到了行使这种权利的唯一神圣目的即独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决不会同意再度变为殖民地，被他们希腊邻人变为殖民地。

37.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不能不说，我国代表团对于印度外交部长在星期二〔第一三五八次会议〕就塞浦路斯问题所说的话深感失望。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前几届大会上，印度在联合国领导了争取塞浦路斯独立的运动。现在，偏袒的考虑已使印度率直地无视塞浦路斯希族人为了取消得来不易的独立而正在玩弄的花招，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很感痛心。

38.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古巴代表的发言，正好是我们预期古巴代表会作的发言，不值得详细答辩。例如他就越南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可是我们已在本大会内外一再明确表示，我们准备立即开始无条件的谈判，以便求得和平解决，使南越的人民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行决定他们的前途。战斗现在仍在继续进行，这完全是因为河内既不停止侵略，又不同意谈判。

39. 我发现古巴代表为波多黎各自由联邦流下鳄鱼眼泪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并未看见任何波多黎各人逃到古巴去。我们却的确看见二十七万古巴人逃到美国来，还有许许多多的古巴人正在迫不及待地等候离开的机会。主席先生，事实上，还有二万三千多名古巴人已逃亡到波多黎各自由联邦，在那里获得庇护，受到欢迎。许多年来，波多黎各人民多次有机会通过自由选举来行使自决权，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他们这样作了，而且他们的选择实际上已由本大会在许多年以前予以承认。对比之下，虽然卡斯特罗曾屡次作出许诺，可是从他掌权以来，古巴还未举行过自由选举。

40. 主席先生，的确，从记录可以显然看出，从古巴代表今天所说的话也可以显然看出，卡斯特罗的假革命业已吞噬了古巴的许多儿女。卡斯特罗之所以拒绝举行自由选举，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会被这种选举吞噬掉。

41. 扎卡里亚先生(印度)：我仔细倾听了巴基斯坦代表昨天〔第一三六二次会议〕答复我国外交部长

发言的发言。他所说的话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讶，既未涉及新范围，又未提出新的论点。自从印度向安全理事会控诉巴基斯坦侵略以来，巴基斯坦的代表，无论是在安全理事会还是在大会，总是弹同一个调子。然而事实仍然是事实，不会因为巴基斯坦决定要加以颠倒、歪曲或者使用新的手段来加以颠倒、歪曲而有所改变。

42. 印度外交部长在发言中，请各位代表注意对于这问题实属根本重要的事。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十八年来，巴基斯坦侵略我国领土三次，两次侵略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一次侵犯古吉拉特邦。巴基斯坦这样作，乃是一贯故意地拒绝履行它根据联合国宪章应尽的义务。

43. 巴基斯坦代表对此未作答辩。我敢说他并没有作任何答辩。反之，他极力规避这个问题，转移话题，俨然以人民自决权的战士自居。一个极力以武力攫取邻国领土的侵略者，竟然自命为自己侵略行为受害人的自决权的维护者，真令人啼笑皆非。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侵略者竟然无视这一事实：他在这里自称要维护其自决权的人民，不仅与他的武装匪徒作战，而且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组成部分。

44. 巴基斯坦代表昨天的全篇发言，几乎只是重复，而且在大多数地方是逐字逐句地重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一三三九次会议〕在本大会所作的发言。各位代表当然记得，这篇发言已由印度代表、公认的克什米尔领袖谢赫·阿卜杜拉共同争取克什米尔自由的战士赛义德·米尔·卡西姆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三四二次会议〕的发言中详加论述。然而巴基斯坦代表却避而不谈赛义德·米尔·卡西姆提到的基本问题。我不打算再谈业已论述过的事情来使大会厌烦。那样做，会不必要地磨炼大会的耐心。只有几件明显与事实不符的事需要加以注意，现在我就来谈这几件事。

45. 我国外交部长说：“无论从法律上、从宪法上、从道义上，以及根据人民的意志来说，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都是印度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三五八次会议，第 56 段〕。巴基斯坦代表说，他对这些话特

别感到愤慨。巴基斯坦代表接着说“……从法律上、从道义上，以及根据人民的意志来说，……印度对于克什米尔的继续占领显然是缺乏任何根据的”〔第一三六二次会议，第 153 段〕。

46. 查谟和克什米尔作为印度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法律和宪法地位，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已一再得到说明。再说一遍，只会浪费大会的宝贵时间。现在只须说，这种法律地位，是任何有理智的人或慎重的人都不能提出怀疑的。这话不仅巴基斯坦代表的父亲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说过，而且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也说过。

47. 美国代表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在安全理事会里发言时说：

“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对外主权，……自从查谟和克什米尔加入印度以后，就不再在大君的控制之下了。这种对外主权，业已属于印度，正在由印度行使。这乃是印度所以作为请愿人在这里出现的原因。”^③

48. 同样，苏联代表也说：

“克什米尔问题……已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解决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印度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

49. 因此，倘若怀疑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加入印度联邦是否合法，这就近于幼稚。在法律上，它是印度的一部分，正如其他十五邦一样。这一地位，在安全理事会设立的调查事实的机构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中作了毫不含糊的反映。再者，联合国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曾被该委员会邀请审查这个问题，他除了肯定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加入印度的合法性毫无可疑以外，不能得出任何其他结论。

50. 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在巴基斯坦代表的父亲的倡导和全力支持下加入印度已成为事实多年之后，巴基斯坦代表想要依靠他父亲就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宪

^③《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第 1-15 号》，第二四〇次会议，第 371 页。

^④《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年》，第七六五次会议，第 84 段。

法地位所作的发言。谢赫·阿卜杜拉作了无数的发言。然而我现在只引述这位谢赫解释加入印度的法律方面和道义方面所作的一两次发言。谢赫·阿卜杜拉在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一次会议上说：

“……克什米尔和克什米尔人民业已按照法律和宪法加入印度自治领，巴基斯坦无权对这一加入提出疑问”。^⑤

51. 再者，谢赫·阿卜杜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会议的开幕词中说：

“问题可以这样提出，第一，依据国际行为的任何准则来评判，巴基斯坦于一九四七年入侵克什米尔的行动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是正当的吗？欧文·狄克逊爵士对于这问题的裁决是极其明白的。他以毫不含混的措词宣称巴基斯坦是侵略者。第二，大君加入印度的行动在法律上究竟是否有效？加入的合法性这一点，并未受到任何负责的或独立的人士或权力机关的认真质疑。

“这两个回答显然是正确的。然则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将印度与巴基斯坦置于同等地位的理由何在呢？事实上，按照逻辑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侵略者应该撤退他的军队，联合国应该保证巴基斯坦从这个邦撤出去。”^⑥

52. 谢赫·阿卜杜拉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在甘达尔开始查谟和克什米尔国民大会的竞选运动时，将基本问题向克什米尔人民提出，他明确表示，制宪会议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是最后的和不可改变的。现在引述他所说的话：

“制宪会议关于本邦将来隶属问题、本邦王朝前途问题、地主赔偿问题、查谟和克什米尔宪法问题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地球上的任何权力机关都不能加以推翻。”

53.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谢赫·阿卜杜拉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会议上所说的话，当然是他的儿子特别感兴趣的。当时他说：

^⑤《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第16-35号》，第二四一次会议，第25页。

^⑥《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年，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文件S/PV.762/Add.1，附件六。

“我们并无脱离印度的意向。人人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我们加入印度的时候所处的情形。我在上次发言时说过，我们加入印度是彻底的。”

54. 再者，如同我国外交部长指出的那样，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联邦的组成部分，这是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的。巴基斯坦代表也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引述他的父亲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在德里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当时他的父亲说：

“我们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人民，已与印度人民共命运，这并不是感情用事，也不是由于毫无办法，而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55. 这样，在关键的六年里，谢赫·阿卜杜拉继续坚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与印度联邦之间在宪法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关系的彻底性和不可更改性。我承认，谢赫·阿卜杜拉作为这个保障言论自由的印度共和国的公民有改变他的意见的一切权利。然而可以肯定地说，谁都不会认真地建议说，由于他个人改变了意见，于是由他这位克什米尔人民的领袖、邦总理亲自在一九四七年发动的，并由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人民自由地和民主地加以赞同的这整个过程都应该翻转过来。

56. 我抱歉，我要说巴基斯坦代表达里格·阿卜杜拉先生似乎将他的国籍及这一国籍产生的责任看得十分轻微。仅仅几个月以前，他还以印度公民的身分在我国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里服务。他在被任命时，曾经庄严宣誓效忠于印度和印度宪法。因此他现在竟以巴基斯坦代表团团员的身分出现的确令人惊异。我原以为达里格·阿卜杜拉先生会是首先谴责极力破坏我们克什米尔人民的自由的巴基斯坦侵略者的人士之一。然而，由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得最清楚的原因，他竟出卖了我们的人民，与侵略者携起手来。一个人直到几个月前还发誓效忠于某一个国家，以后却忽然拥护敌人的事业，这样的人是不会取得本大会的信任的。他是在自我暴露。他的这种离奇行为，既不会对他的父亲有益，也不会对巴基斯坦的事业有益，肯定不符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人民的利益。他以热得发昏的想象为克什米尔的现状描绘了一幅虚假的图画。

当然他已有若干时日没有到那里去，可是那些到过现场的旅游者和外国新闻记者都证明，他对于所谓内部反抗的绘声绘色的戏剧性描绘都是谎言。

57. 巴基斯坦代表声称，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二年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举行的大选有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了在克什米尔流域和拉达克以内没有对手的候选人的一些数字。他却毫无提及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在这个邦的其余各地竞争得非常剧烈的选举。请问他何以忘了提到一九五一年的第一次选举，当时他的父亲任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总理，那是极端重要的制宪会议代表选举，克什米尔流域和拉达克的四十五个议席中有四十三个是无人争夺的。他是想说他的父亲在这些选举中舞弊吗？他称这次会议为“所谓的”制宪会议。他知道不知道，谢赫·阿卜杜拉是这次制宪会议的发起人，而且绝对相信这个制宪会议？再者，他把他父亲的密友、几十年的共事者G.M. 萨迪克先生说成傀儡。他的父亲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三年担任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总理，管理这个邦，请问他是否要用同样的话说他的父亲？他新交结的巴基斯坦友人把他的父亲说成这种人，甚至还更坏。再者，他是否知道，虽经大肆宣传的巴基斯坦总统选举也被人指责为有弊，而提出这种指责的不是别人，却正是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的同胞姐妹，一般被称作“国母”的法蒂玛·真纳女士？

58. 巴基斯坦代表随后又力图使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有内部叛乱这个已经死亡了的和被抛弃了的题目重新复活起来。关于巴基斯坦的渗透分子化装为自由战士在八月五日和以后越过停火线所扮演的角色，这是人所共知的和普遍承认的事，我无须重复叙述。当然，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称他们为撒拉丁，巴基斯坦总统称他们为自由战士。可是尼莫将军和联合国秘书长却给了他们正确的描述。现在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引述十月间《纽约时报》的报道：

“印度人控诉说，渗透分子里有正规的巴基斯坦军队，有自由克什米尔军，有称为信仰战士的武装平民，有平民搬运夫。

“巴基斯坦迅即加以否认。它说，印度制造这种谣言来遮掩克什米尔内部的叛乱。

“巴基斯坦广播电台广播了所谓‘革命委员会’”——这是《纽约时报》所用的字样——“的公报，公报说这个委员会在指挥这场叛乱。

“然而〔当时〕驻克什米尔的联合国首席观察员罗伯特·H. 尼莫中将在写给吴丹秘书长的报告中已经大致证实了印度的控诉。

“当时在克什米尔的新闻记者，没有看见有内部叛乱的迹象。……

“毫无疑问，有些克什米尔人的确藏匿了渗透分子，并以食物供应他们。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有些人可能曾帮助他们在克什米尔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设置武器隐藏处。可是巴基斯坦显然指望的起义，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59. 情况是这样：正是这些渗透分子在最近几天里再次试图在斯利那加捣乱，但未成功。他们正在受到应该受到的惩罚。然而我必须将这一点说明白：因为这些人威胁着我们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和平与安全，所以印度政府一直坚持要求巴基斯坦将那些于八月五日开始越过停火线的伪装平民的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武装人员完全撤回去。

60. 据巴基斯坦代表说，斯利那加市郊的整个巴塔穆拉被人纵火焚烧，夷为平地。在这里，他暗示这事是印度军队干的。显然他不知道，巴基斯坦广播电台已经兴高采烈地宣布，所谓的自由战士在一个有重要政府建筑物的巴塔穆拉区内放了火。《巴基斯坦时报》报道这个事件的大字标题是：“斯利那加政府建筑物大火。信仰战士”——这是巴基斯坦称呼它所派遣越过停火线的人所用的字样——“活跃在市中心。邦首府与外界联系断绝。几百名印度人在冲突中丧命。”《巴基斯坦时报》特别提到这次事件中的纵火：“据全印广播电台的消息，昨天自由战士在距离斯利那加约三英里的巴塔穆拉放火焚烧许多政府建筑物，烧了七小时之久。”这样，在斯利那加郊区放火的，并不是印度军队，也不是克什米尔的神秘的革命委员会，据巴基斯坦自己的招认，却是伪装平民的巴基斯坦军队。

61. 克什米尔并无任何民众起义，只有渗透分子从事捣乱、放火、抢劫、破坏，最后则是正规的巴基斯坦军队侵犯我们的和平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62. 巴基斯坦代表攻击印度同其他亚非国家的亲密关系，企图散播不和的种子，竟狂妄地说：

“印度在破坏了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以后，极其需要设法恢复亚非各国对它的尊重。”〔第一三六二次会议，第166段。〕

这是巴基斯坦代表们在这个大会上歪曲事实真相，有时甚至公然说谎的又一起实例。

63. 请允许我从布迈丁上校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致印度总统的信件中引述下面这一段话：

“我特别愉快地向阁下表示我深切的感谢，感谢阁下为保证第二次亚非会议完全成功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阁下在友好国家元首之前所作的有力的发言和印度代表团在阿尔及尔所发挥的作用，都证明阁下对于亚非团结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前途所给予的深切关怀。因此，我确信，阁下的一贯具有积极性质的行动，将使下次的阿尔及尔会议由于各国的广泛参加而获得所有拥护万隆原则的各国人民所竭诚要求的完全成功。”

64. 巴基斯坦代表接着问道：“岂有任何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违反另一个国家公开宣布的意愿去控制那个国家的？”〔第一三六二次会议，第166段。〕给巴基斯坦代表的答复是很简单的，有。这就是巴基斯坦，它违反俾路支人民的意愿，控制着俾路支。这就是巴基斯坦，它违反巴克同尼斯坦人民的意愿，使他们处于奴役地位。巴基斯坦在俾路支和巴克同尼斯坦肆意实行的恐怖统治，象我国代表团九月二十九日〔第一三四二次会议〕所说的那样，甚至已超过了警察国家的限度。巴基斯坦代表接着说，倘若印度需要朋友，他建议与殖民国家做朋友。印度在非洲和亚洲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斗争方面的记录是人所熟知的。巴基斯坦不能捏造历史。然而它为殖民国家利益服务的记录，从苏伊士起到果阿止，却是声名狼藉的。当然巴基斯坦想要使它对于殖民国家唯命是听的记录被人遗忘。然而，对它来说，不幸的是它的友人准备满足它的愿望。我国代表团听到许多国家多次谈到最近的印巴冲突，却从来没有谁的发言象巴基斯坦的友邦和盟国葡萄牙的外交部长的发言那样公然偏袒巴基斯坦的了。葡萄牙外交部长十月十一日在本大会说：“我在前面

提到果阿。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也提到果阿，以此作为……赤裸裸侵略的一个显明实例。”〔第一三五六次会议，第227段。〕试问是谁在同殖民国家交朋友？

65. 世界上有许多否定民族自决权原则的事例。然而没有哪一件是象剥夺俾路支人民和巴克同尼斯坦人民的自决权那样明显和那样不人道的。阿富汗代表昨天提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九月二十八日在本大会的发言，他说：

“正如我已说过，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言论。我可以举出有争议的巴克同尼斯坦领土为例，那就是在印度分治以前称为西北边省和部族领土。在这些地方有比克什米尔人口还多的居民的命运受到影响，这里的居民不断要求自决的权利，而这项权利却也被剥夺了。”〔第一三六二次会议，第40段。〕

我们完全同意他所说，巴克同尼斯坦人民被剥夺了而且还在被剥夺自决权。

66. 巴基斯坦代表又向我国外交部长提出挑战，要求我国外交部长对他提出的关于派遣一个公正的调查团来考察查谟和克什米尔局势的所谓建议作出反应。我国代表团以前说过，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有一个对于民选议会负责的政府，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有自由的新闻事业。简单地说，印度是一本摊开的书。巴基斯坦代表显然并不理解他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情况与纳粹所造成的情况相比较，将互相对立的领袖所说的话相比较时所陷入的矛盾。纳粹党徒允许过反对集团存在和活动吗？我知道决无此事。纳粹党徒容许过他们向外国人自由发表意见吗？决无此事。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印度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然而这并不是说，印度政府会容许外人对于印度的内政进行任何干涉。然而的确有种种理由来设立这样的一个调查团，调查东巴基斯坦、俾路支和巴克同尼斯坦的被践踏和受镇压的人民的状况，因为大家广泛承认，固然巴基斯坦的规章条例可能是自由的，可是巴基斯坦的人民却不是自由的。

67. 巴基斯坦代表以轻蔑的态度提到印度建设一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社会并且在此基础上建国的努力。他说：“在那种情形下，无论有没有克什米尔，印

度也是注定要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地倒塌，任何外来的撑持都不会使它长期保持稳定。”〔同上，第 166 段。〕印度没有从国外得到任何撑持。过去十八年来，巴基斯坦却通过军事公约、同盟和其他办法，尽力促进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利益。对于我们来说，保存我们的多种族和多宗教社会，并不是一项借口。这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东西。印度不仅主张世俗的民主，而且以它为荣。印度弃绝一切形式的宗教歧视，因为在印度的心目中，宗教歧视和种族歧视同样是危害人类的罪行。这就是克什米尔何以在我们的民主体制里占据这样的关键地位的原因。克什米尔乃是联合我们各不同集团和人民的不可分开的一环。

68. 忘记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居民是遍布整个印度联邦的五千万穆斯林的组成部分，是印度社会的组成部分，这是很容易的，有时甚至是适合一时情况的需要。任何方面倘若企图干扰我们的许多种族、宗教和教族，在保障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或信仰一律享有平等地位和机会均等的宪法的广泛保护下，日益溶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和谐的和打成一片的整体的过程，克什米尔穆斯林居民必然会抵抗这种企图，并且不比任何其他人民略有逊色。大多数留在印度的穆斯林对巴基斯坦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是今天没有人比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作了一件大蠢事。由于巴基斯坦统治者“仇恨印度”的政策，他们作的这件蠢事并未解决印度次大陆的任何问题，反而造成了一大堆不可解决的问题，危害我们人民的前途。因此，保障世俗民主，对印度居民中的少数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如这对居民的多数诚然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样。他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来保卫世俗民主。十八年以前，他们在世俗民主方面作了让步，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们现在不愿再度经历一场大屠杀。

69. 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比巴基斯坦要使本大会相信的那种冲突大得多的冲突。这场冲突既不是从克什米尔开始，也不会从克什米尔结束。克什米尔问题不过是这场冲突的一次爆发而已。巴基斯坦是宗教偏执和不容异己的产物。巴基斯坦相信应该把较多的和较大的权利给予某一宗教的信徒。从历次的巴基斯坦宪法看，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根据这些宪法，只有穆斯林才能担任巴基斯坦总统。根据巴基斯

坦宪法，既然总统是国家全部行政权力的控制者和承受者，这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居民的少数的政治权力实质上被国家的最高法律剥夺了。这种心理态度是极端有害的，因为它认为除了穆斯林以外，其余的人都不能行使公民的充分权利。正是这种态度使巴基斯坦的宗教少数派的信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佛教徒的信任和信心发生了动摇。

70. 巴基斯坦极力争辩说，它的情形，同联合王国的情形并无区别，举例说来，在联合王国只有新教徒才可以作国王或女王。他们故意忘记，在英国，女王是立宪君主，并不享有实际权力。在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时期规定首相的职务只限于由某一宗教或教派的信徒担任。更为显著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例子。美国是在反抗宗教迫害中建立的。在美国，仅在几年以前，一位天主教徒——一个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的宗教少数派的一员——由美国人民选为他们的最高行政首脑。

71. 对印度的五千万穆斯林来说，在印度联邦的十六邦中，至少有一个邦，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穆斯林是多数，这是他们深感满意的事。他们决心不让任何人破坏他们的这种满意心情，为了维护它，不论作出多大牺牲都在所不惜。在目前同巴基斯坦的这场冲突中，穆斯林为保卫祖国在战场上作出最大牺牲，是决不会落后于印度的任何其他教族的。我国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说过：

“必须记住印度有五千万穆斯林，他们是建立这个国家的新秩序的平等的和光荣的伙伴。在同巴基斯坦的战斗中，他们同他们的同志并肩战斗，而且获得了最高的军功。”

72. 十八年来，对印度施加了各种压力，要它对侵略者让步。让我现在将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我们要抵抗我们世俗国家的基础所受到的每一项威胁。请允许我代表我有幸为其一员的五千万印度穆斯林将这一点说清楚：我们将同任何破坏我们共和国的非教族性质的行动作战，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

73. 巴基斯坦代表嘲笑我们的团结一致。人们甚至问我：印度政府何以不能处理任何这样的局势？又问：印度政府何以将印度穆斯林当作人质，借以防

止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我们已经有了可怕的经验。我们作出让步，接受分治，天真地相信分治可以消除我们的一切麻烦和困难，然而我们却大为失望。数以百万计的我国人民不得不经受无法容忍的痛苦。为了安置数以百万计的被人残暴地赶出家园的人，我们的经济资源已经拉紧到了破裂点。我们失去了我们最伟大的人物圣雄甘地。我们在重新建设我们社会的努力方面，遭遇了莫大的困难。不，我们决不容许历史重演。我国的统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危殆。

74. 我只希望各位代表已经看到随着印度分治而来的浩劫，成千上万的男、女、儿童在那些声称有权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屠杀和强奸的疯狂的人们的手下断送了性命。一九六五年的印度不是一九四八年的印度了。印度不准备根据任何人的命令再度吞服教族的毒药了。

75. 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说过：

“真主啊！我的生命和宇宙间万有的真主啊，我今断言人类彼此都是兄弟。”

这样，在巴基斯坦作为要求获得克什米尔的依据的伊斯兰教中，是没有人类历史的污点的两个国家的理论的容身之地的。以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炫耀的巴基斯坦的统治者，何以不根据穆罕默德所昭示的深刻真理去改造他们本国公民的生活，却反而极力破坏我国的社会呢？

76. 我们现在生活在生机勃勃的时代，情况天天都在变化。巴基斯坦代表反复讲的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两个决议，已被巴基斯坦人自己枪毙了。这两个决议要求巴基斯坦结束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进行的侵略。巴基斯坦非但不遵守决议，反而对我国领土进行了两次新的侵略。再者，他们已从现在仍然由他们非法占领的那一部分查谟和克什米尔拿出了我们的领土二千多平方英里送给他们的中国主子。既然有了这些事态发展，还有谁能按一九四八年的局势来思考？这两个决议象久已绝种的渡渡鸟一样已经死亡了，已被巴基斯坦新的侵略和出卖彻底枪毙了，无论怎样也不能复活了。

77. 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的真正问题是巴基斯坦对我国领土的侵略。这侵略已由联合国本身的机关证明属实。任何戏剧表演，任何雄辩才能，任何虚伪慈悲，任何关于人民自决权的虚假要求，都不能掩蔽这一事实。倘若说一个自由民族的命运竟应依赖侵略国巴基斯坦，那就荒谬之至了。

78. 我国代表团在以前的发言中，已将印度的立场说得十分清楚。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联邦的组成邦，它的地位是不容谈判的。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忠于宪章的联合国会员国，它可以采取的唯一体面的道路，就是停止它的非法行为，停止它对我国领土的侵犯。这一点一旦办到，便会造成一种新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持久和平就会有成为现实的机会。

79. 各位代表当然记得，教皇陛下最近在向本大会的致词中说过：“倘若诸君想要谊同手足，就必须放下手中武器。”〔第一三四七次会议，第37段。〕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国已故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现任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向巴基斯坦提出了“无战”条约的建议。让巴基斯坦去深思教皇的劝告。即令在这么晚的阶段，在我们已经受尽了巴基斯坦侵略者使我们遭受的武装冲突的一切痛苦以后，我们仍然准备予以响应。

80. 东艾先生(泰国)：泰国代表团不得不再度要求发言回答柬埔寨代表又一次对泰国进行的一连串的侮辱和辱骂。柬埔寨代表于十月十三日星期三〔第一三五九次会议〕以行使答辩权为借口，滥用这项权利，利用本大会的讲坛大放厥词，攻击我国，同时为亚洲的为人熟知的侵略力量的利益服务。

81. 这些攻击愈来愈带有个人的性质。他们的语言一般都不合乎礼仪的要求。柬埔寨代表甚至无视本大会所实行的礼节的最低标准，把一个会员国称为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

82. 就我的国家泰国而言，我国的历史始终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我们始终为保存这种独立的传统而奋斗。我们的祖先从来未将我们的国家独立送到任何外国的手里。因此，我们无须向其他国家学习保存我国独立的经验，更谈不上向柬埔寨学习了。

83. 从他的态度和他的发言来看,柬埔寨代表最敏感之点似乎是共产党中国的利益。泰国代表团就这问题发言,只是行使它对于一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事情发表意见的合法权利。当然,发表意见的自由,决不是只属于那些赞成共产党中国的事业的人们的。

84. 就越南的局势而言,我们的确同情南越的人民,因为他们正在战斗,正在牺牲他们的生命,以保卫他们的自由和国家独立,以免受共产党帝国主义的侵略。柬埔寨正好相反,它支持了而且还正在支持那些力图推翻南越合法政府和摧毁南越独立的侵略分子。公开的秘密是:柬埔寨的领土被用作而且容许被用作越共的庇护所和供应来源。

85. 柬埔寨关于泰国境内有外国基地的控告是绝对没有根据的。现在或者以前我们都没有批准可以在泰国领土的任何部分设立外国基地。除了按照联合国宪章,尤其是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二条所承认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为保卫我们的独立,我们的主权,我们的领土完整,为保障我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财产,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以外,在泰国领土以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行动,也不容许采取任何措施或行动。

86. 为证实他的控告,柬埔寨代表提到某些美国报纸的文章,作为可以从中得到事实真相的前提。倘若果然是这样,有一家美国报纸报道说,柬埔寨人民身受一位柬埔寨高级人士所主持的干坏事的集团的剥削,然则这项报道的真实性又如何呢?

87. 柬埔寨代表在发言中提到南越一位总统的死。大家记得,当时柬埔寨的领袖是怎样地发表了一项欣喜若狂的异常声明。我们记得,在我们的一位总理逝世之时,西哈努克在报纸上和无线电广播中所表示的正式庆祝和毫不隐晦的得意。全世界都记得,西哈努克对于已故的肯尼迪总统的不幸死亡曾公开表示高兴。这一切事情的本身都足以证明是有一种离奇的心理状态。

88. 柬埔寨代表声称,柬埔寨是泰国扩张主义政策的受害者。再没有比这话更符合事实的了。我们曾经一再声明,我们丝毫没有获取其他人民的领土的愿望,我们尊重国际条约所产生的一切义务,尊重联

合国宪章。至于柬埔寨代表所提到的边境事件,我国代表团要声明:柬埔寨的控告是毫无根据的。事实证明情形恰好相反。所有边境事件都是柬埔寨方面造成的。在安全理事会的文件中可以找到一个长长的名单。

89. 再者,柬埔寨代表还提到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然而不幸的是,除了他本国国家元首的说法以外,不能找到任何别的说法。我不打算在这个讲坛上从事于冗长的历史讨论。现在只须说这一点也就够了,那就是在西哈努克版本的历史上,每一件事都必须与他对泰国所怀的极大仇恨一致起来。

90. 此外,柬埔寨代表冒充他知道泰国人民现在不满意他们目前的命运。柬埔寨的代表在这里似乎比泰国人民自己还更了解泰国人民的情绪。他的言论显然表示了柬埔寨干涉邻国内政的倾向。他提到新华社关于所谓泰国爱国阵线的消息,由此可见金边、北京和这些破坏分子之间的密切联系。

91. 柬埔寨代表企图使全世界相信柬埔寨信仰而且严格遵循不结盟政策。然而柬埔寨领导人的言论和态度,尤其是在这个大会上所听到的柬埔寨代表的发言,已向全世界明显地确定无误地显示了藏在中立面具后面的真面目。当然,这种中立是特种牌号的中立,是独特的地道的柬埔寨式的。

92. 布托先生(巴基斯坦):我抱歉现在再度就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发言。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详细的讨论。然而我必须再上讲坛,因为大会刚才从首批荣获神话故事和歪曲事实的著作奖的人们的继承人那里听到了非凡的,几乎可说是堂皇壮丽的歪曲事实的发言。

93. 刚才发言的印度代表已经超过了传奇小说的伟大传统。他今天下午的这场表演比走索戏法更加高明。他提到巴基斯坦的侵略,他说十八年来巴基斯坦有三次对印度进行了侵略。巴基斯坦是一个小国。在资源方面,在人口方面,在能力方面,我国远不如印度。无论何人,倘若对于一切实际情形作了客观考核以后,还说巴基斯坦热中于对象印度这样的强大邻国进行侵略,那真是荒谬已极。我们在过去十八年所作的一切,不过是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维护正义的

事业，坚持正义的道路。倘若我们这样作的时候，我们竟与一个残酷无情的邻国相斗，与一个热中于侵略的而且以侵略为其政策基础的邻国相斗，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较小的民族，一个较小的国家，在维护原则和国际道德的过程中，可以抵抗一个较大邻国的屠杀和侵略。我们却被指控为进行了侵略，侵略了一个幅员五倍于我国的国家，一个十八年来保持了堪称模范的侵略记录的国家，一个对朱纳加德、马纳瓦达尔、曼格罗尔、海德拉巴，对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进行了侵略，又应该对中印冲突和以武力攫取果阿负责的国家。

94. 我们决不宽容帝国主义。我们说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应该保留帝国主义的任何残余。实际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论点，是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都必须肃清。这就是我们所以使用我们的一切资源和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事业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宽容帝国主义，而是我们谴责印度所选择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印度代表说，巴基斯坦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事业，从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主席先生，各位代表，我请问你们，究竟是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巴基斯坦的立场是什么？巴基斯坦所要求的，只是实行联合国的决议和遵守联合国宪章。过去十八年来，是我们在小心翼翼地坚持不懈地寻求实行联合国的决议和联合国的宪章。正是我们要求印度实行印度是一个当事国的联合国的决议。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代表四万万人民而且自称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履行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联合国自愿作出的庄严誓言。不仅印度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在联合国这里作了这项誓言，而且这项誓言——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将行使自决权——还由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向巴基斯坦人民、向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一再作出。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由印度履行它所承担的庄严义务。然而印度竟然敢于说，是巴基斯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我们坚决要印度履行它对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人民和对联合国所承担的义务，以求实行联合国的宪章，加强联合国和它的宪章。

95. 印度代表提到克什米尔的一个所谓的公认领袖、谢赫·阿卜杜拉的合作者，就是几天以前在这

个讲坛发言的名叫米尔·卡西姆的那个人。他们将他称为谢赫·阿卜杜拉的合作者。谢赫·阿卜杜拉是谁？谢赫·阿卜杜拉是克什米尔的雄狮——一个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一直为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的人；一个准备为正义事业作出任何牺牲的人；一个被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看作克什米尔人民的战士，名扬四海的传奇英雄；一个作为他的人民的英雄和象征的人；一个象征自由和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人。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话，由我重述而已。这些话已载入联合国记录。然而这位象征自由的大英雄，今天却蹲在印度监狱里。

96. 通过代理人，我们被告知谢赫·阿卜杜拉说了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印度代表厚颜无耻，竟然引述一位在我国独立以来的十八年中被印度监禁了十一年以上的人的话。自从印度独立以来，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这位伟大同志，自由运动的伟大象征，就有十多年就一直在印度监狱里受折磨。他的儿子，年青的达里格·阿卜杜拉，酷似其父，乃是一个勇敢的斗士，继承了他父亲和他的人民的传统。他上这个讲坛发言，却遭到嘲笑。印度代表嘲笑达里格·阿卜杜拉，实际上是嘲笑谢赫·阿卜杜拉。他们当然要嘲笑他，因为现在在印度监狱里备受熬煎的正是这同一位谢赫·阿卜杜拉。我们说，释放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公认领袖谢赫·阿卜杜拉，让全世界听听他对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前途究竟有什么话要说。

97. 昨天达里格·阿卜杜拉发言时的确说过，谢赫·阿卜杜拉最初按照这些保证——印度政府和印度总理都曾向他作出庄重保证，要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举行公民投票——的表面价值接受了这些保证。他相信这些保证，因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总理提出的，是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提出的。依据这些庄严明确的保证行事，他的确与印度政府合作，但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该邦人民的前途为条件。然而时间和经验证明，印度政府的意思只是对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人民实行欺诈，他便失望了。人民的领袖被人诱骗而陷入罗网，落入陷阱，失望，在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这样，达里格·阿卜杜拉登上讲坛说：

“以上种种可以使大会对我父亲之所以对印度感到失望有一些印象。他是一个毕生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潘迪特·尼赫鲁的私人朋友，一个谴责偏执和盲从的人，一个使克什米尔在他的引导之下始终不为任何宗教纷争玷污的人。对这样一个人来说，竟然举起反对印度占领克什米尔的造反旗帜，这不能不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事，也是一种深刻的危机。无论他如何酷爱现世主义的原则，他却不能容忍印度在这些原则的掩饰下来扼杀克什米尔人民的意愿，使他们跟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同胞分开，并使他们处于奴役地位。从一九五二年起，他就警告尼赫鲁说，印度在克什米尔推行的是一项势必招致灾难的政策；又说，印度倘若背弃举行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的诺言，那就会丧失它要求克什米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它表示尊重和同情的一切权利。他在一九五三年公开声明他的见解，认为克什米尔的争端要是得不到体面的解决，则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的未来是不能令人放心的，他因作了这项声明而被免职并被关进了监牢。过了很长的时间也不对他提出法律起诉。后来提出了起诉，案子又拖了好几年。最后在一九六四年谢赫·阿卜杜拉被释放出来，可是不久又丧失了自由。自今年初以来，他一直被拘留而不予审讯。”〔第一三六二次会议，第163段。〕

这就是谢赫·阿卜杜拉，他目前在印度监狱里备受熬煎，而在印度，人们却把他的话当作权威加以引用，认为是代表克什米尔的立场的。然而当克什米尔人民的真正喉舌达里格·阿卜杜拉在这讲坛上发言时，印度代表却告诉我们说，他所说的是不真实的。

98. 让我们看看谢赫·阿卜杜拉在最近说了些什么。印度代表引述了谢赫·阿卜杜拉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和一九五〇年所说的话。当时，他依据印度政府所提出的明确保证，说了某些后来同他的看法相背离的话。这些话纵然现在不再相干，却有人在本大会上加以引述。

99. 然而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实际情形。谢赫·阿卜杜拉现在的思想和他在一九五八年二月所说的话是这样的：

“拘留四年半以后我被释放了，自从被释放以来，我努力说明我的观点和这个邦的政治前途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我希望我已十分明白地阐明了下述原则：（一）只要未就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未来安排达成最后决定，这个邦的人民今天所遭遇的政治不稳定、经济困难和种种痛苦就不能结束；（二）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关系紧张，不仅是亚洲团结遭遇重大危险的一个源泉，而且是对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生存的威胁；而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乃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三）关于这邦的将来归属的最后决定，必须由人民来决定，而且只有让他们在公正无私的国际监督之下，使用由有关各方同意的公认方法，或者使用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其他方法，行使他们的自决权，方才可以达成。”

100. 再者，一九六四年——不是一九四八年，也不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谢赫·阿卜杜拉在查谟向两万人讲话，着重宣布说，声称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已经通过自由普选行使了他们的自决权，那是错误的，事实真相是，所举行的三次选举都是作了弊的。他说这项指控，并不只是他一人提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一切反对党，包括极端主义的印度教徒的组织人民同盟，也都提出了。

101. 除此而外，谢赫·阿卜杜拉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在查谟的城市多达讲话时说，认为克什米尔人民由于选举了制宪会议已经行使了他们的自决权的论点，是离题的，因为并没有就加入何方面的问题进行选举。他补充说，这些选举又都是作弊的，即令根据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总理 G.M. 萨迪克先生的说法，也是这样。萨迪克提到这些选举，但是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占用各位代表的时间来重复这些话。

102. 再者，谢赫·阿卜杜拉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在诺丁汉讲话时说：

“我们以前到安全理事会去，大家决定克什米尔问题将要通过自由公正的公民投票来解决。我们突然开始觉得印度的意见正在改变。印度要想食言。印度要我在这事上支持它。从此我与印度的争执就开始了。我们对于任何人都无仇恨。我

们只要行使我们的权利。一旦行使了这一权利，如果人民自由地加入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我都不反对。然而，无论他们采取何种途径，都必须是体面的途径。他们不得象牛羊一样任人驱赶。”

这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在诺丁汉，那时谢赫·阿卜杜拉暂时被释放出狱，他一回印度又被送进了监狱。

103. 印度代表说，他不想重述所有的论点来浪费大会的时间。我们中间也没有谁要浪费大会的时间。然而现在受到威胁的比本大会的时间远为重大得多。受到威胁的是联合国的原则。受到威胁的是民族自决的原则。战争与和平的事业也受到威胁。现在必须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因为这些问题与人类的前途大有关系。本大会的直接责任是：不仅要听取发言，而且要解决这些引起人类屠杀、流血和苦难的争端。所以这并不是浪费本大会的时间的问题。这是将一些影响我们这个区域的和平和影响我们这些国家的前途的极端重要的事项向本大会提出的问题。

104. 印度代表说，无论从法律上、从道义上、从宪法上来说，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都是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谢赫·阿卜杜拉和我们许多人在这以前都已经向大会讲了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将来的决定所牵涉的法律、道义和政治问题。他们为印度的论点辩护说，从来没有起义的事件发生；目前只有从巴基斯坦去帮助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渗透分子。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们引述了《纽约时报》，把它当作权威。倘若这是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前途的一种权威方法，现在我前面也有《纽约时报》的较近报道。十月十三日《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说，“克什米尔警察杀死男孩三名；据称群众掷石。”标题以下有长篇报道，斯利那加有什么事发生，学生如何被打死，游行示威如何被镇压，民众起义如何被驻在该流域的二十万印度军队所扑灭——自从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战斗以来，印度军队现在已不止这个数目。这个邦的警察部队和民兵都被用来对付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贫穷的、无告的、无辜的人民。我不要宣读整篇报道来占用大会的时间，但这篇报道载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三日的《纽约时报》。

105. 再者，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有另一篇

由《纽约时报》记者从查谟和克什米尔发出的报道。这次的大字标题是：“女学生领导克什米尔的义战；对印度的仇恨使她们放弃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十八岁和更年少的女学生与她们的同志们共同奋斗，争取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解放。

106. 这些都是事实。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现实。他们示威游行：我们要求公民投票，巴基斯坦万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斗争万岁。青年学生，信仰战士，自由战士，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五百万人全体团结一致，坚如磐石，为其不容否认的正义事业而战斗。这是正当的事业。他们可能要面对印度的刺刀，他们可能要面对印度军队的武力和舰队。然而他们的牺牲是不会没有代价的。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07. 人们告诉我们，在查谟和克什米尔从事破坏、抢劫和放火的人是自由战士。说一国人民侵略他们自己的人民，这是不可思议的。说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对他们自己的同胞做了错事，这是不可思议的。谈到巴塔穆拉村被焚烧的事，人们引述了《巴基斯坦时报》的报道。但这些话并不是《巴基斯坦时报》自己的话。《巴基斯坦时报》是在引述全印广播电台的广播，该报说，全印广播电台说，巴塔穆拉村已夷为平地。我相信印度总统拉克里希南先生访问了巴塔穆拉，亲自看见该村庄被毁灭，无辜男女老幼遭受焚烧，他甚至哭了。有人告诉我说，前印度财政部长德赛先生听到印度兵士和印度军队进行了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焚烧了村庄时替这种行动辩护说，“倘若在马德拉斯有人要脱离印度，纵然在马德拉斯有些村庄被焚烧，我也不会介意。”

108. 然而马德拉斯的问题，或者印度的其他组成部分的问题，都同克什米尔毫不相干。克什米尔从来不是印度的一部分。克什米尔的前途始终是一个争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印度说的。这是印度坚决主张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前途要由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决定。克什米尔不是印度的一部分。它永远不会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它从来未曾成为印度的一部分。我们与印度并无争执，我们与所谓印度人的印度并无争执。然而克什米尔并不是印度人的印度。它不是印度的一部分。它从来未曾成为印度的一部分。这并不是我的论断。这是印度政府本身的论断、誓言和承

诺。这些论断、誓言和承诺是不能在十八年的期间内遗忘的。只要人类的良心仍然存在，只要仍然还有文明，只要各国人民还有争取自由的要求，这些论断、誓言和承诺便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109. 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巴基斯坦也有多种族的和多宗教的成分。我们有俾路支族、信德族、帕坦族、旁遮普族和孟加拉族。我们不愿看见分裂的倾向在印度受到鼓励。我们不愿看见印度土崩瓦解。土崩瓦解的过程不仅对于印度有害，而且还对于它的邻国有害。我们希望看见一个强大的印度。我们希望看见一个巩固的印度，一个和谐和和平的印度，然而那个印度必须是印度人的印度。那个印度必须是印度的一部分，而不是由印度以武力取得的，由印度以野蛮的力量、强行用军队和刺刀占领的有争执的领土。

110. 据说我们在巴基斯坦用武力压制各民族，而且还提到巴基斯坦的若干区域。这是巴基斯坦人民的问题。倘若巴基斯坦可能同其他人有什么争端，这事根本与印度毫不相干。我们同阿富汗的关系最亲密。在我们同印度作战期间，从阿富汗人民表示的和阿富汗政府也一再声明的，我确切知道阿富汗人民究竟同情哪一方。

副主席拉马尼先生(马来西亚)代行主席职务。

111. 阿富汗国王在致我国总统的信件中说：“我作为一位国王向你保证，我作为一个穆斯林向你保证，我作为一个阿富汗人向你保证，我们站在你们一边，我们决不出卖你们。”

112. 干预巴基斯坦的内政，这根本不是印度应考虑的事。我们不想干预印度的内政。我们要求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获得公正的解决，这并不是干涉印度内政，因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问题并不是印度的内政问题。这是印度履行它对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所作的保证的问题，纯粹是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的问题。据印度代表说，这是一个范围大得多的问题，这问题不仅仅牵涉到克什米尔。它是宗教偏见的问题，是不容异己的问题。

113. 巴基斯坦同它的所有邻国都保持友好关系，不幸，印度是一个例外，然而这不是由于巴基斯

坦方面有什么过失。我们同尼泊尔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尼泊尔是个印度教国家。尼泊尔的大多数人民都信奉伟大的印度教。我们巴基斯坦有一千多万印度教徒，他们都在和平中生活。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荣誉从来未受到什么损害。我们几乎毫无任何教族骚乱，而在印度，在世俗的印度，却有六百余次教族骚乱。甚至在这次战争期间，他们还发生过教族骚乱，在骚乱中少数派受到虐待。

114. 印度代表说，在印度同巴基斯坦战斗期间，印度的穆斯林为印度英勇作战，曾获得最高军功。他说这些话就使他自己陷入了矛盾。我对这些人的勇气怀抱敬意。我对于在这次战争里英勇作战的所有印度军人怀抱敬意。然而，这岂不证明我们同印度的争端并不是宗教争端？也不是教族争端？这是民族争端。这是关于原则的争端。这是关于自决权的争端。这是关于实施国际协议的争端。倘若这果然是场宗教争端，如果它必须处理的是决定一个教族的前途的问题，那么，印度的穆斯林何以竟然这样英勇地作战？然而正是因为这不是一场教族争端，因为它与宗教无关，所以印度的穆斯林，按照他们的伟大传统和他们的伟大宗教，象他们应该作的那样，为他们的祖国作战。我们钦佩他们的勇敢，无论他们是不是印度人，也不论他们是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基督教徒。

115. 同样，那些为巴基斯坦作战的人，无论他们是回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还是佛教徒，也都是为他们的祖国作战。他们是同掠夺成性的侵略者作战，这乃是它所以不是宗教问题的原因。它与偏见毫无关系。它关系到人类坚持的至高无上的最开明的原则，即一个民族的前途，他们的自由权利，他们的自由，一种国际义务，一种国际承诺。这些乃是巴基斯坦为之作战的原则。巴基斯坦并不是象印度代表自相矛盾地所说的那样，是根据宗教和教族主义去作战的。

116. 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争端不仅超过了宗教的界限，而且也越过了国家的边界。这项争端不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事。这是联合国的事。这是国际社会的事。正如国际社会曾经支持过全世界的自由运动，不论这种运动发生在哪里，不论是发生在亚洲、非洲或世界任何其他

地方，国际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由运动也是国际社会的义务。

117. 我们不是狂热分子。我们不是抱偏见的人。我们要和平，以便我们自己能够成长，以便我们的人民能过较美好的生活，以便取得进步，从而使我们在经历数百年的悲惨贫穷生活以后可以向前迈进。我们也应该前进，并且过着比较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所关怀的事。这是我们的志向。在决心达到这些崇高目标方面，我们希望整个国际社会与我们并肩前进。

118. 然而在生活中，人们业已为荣誉战斗，人们业已为自尊战斗，人们业已为誓言、为国家战斗。他们可能很渺小。他们的资源可能有限。他们可能要遭受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他们可能遭遇莫大的障碍。他们可能要遭遇莫大的艰险。然而他们最后必然胜利。

119. 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这是我们对于国际道义和对于人类良心的信仰；在人类谋求正义、谋求和平、谋求荣誉的这个漫长而又光荣的进军中，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不是一个例外。就巴基斯坦来说，它已作出保证，它有义务对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履行这项诺言。我们决不厌倦。我们决不休息。我们将不懈地和无畏地继续奋斗，使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能行使自决的权利，并使主权国家郑重承当的、由联合国批准和认可的国际义务得以履行。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为此奋斗，不问后果如何。

120. 利亚蒂斯先生(希腊)：土耳其代表在一般性辩论最后一次会议的这么晚的时候进行答辩，时间的选择可谓很妙，用意显然是要限制我国代表团的反答辩的范围。然而我对于本大会应有的尊重，比任何其它因素更使我在这个很晚的时间把话讲得尽可能简短一些。因为我们刚才听到的埃拉尔普大使的发言，和往常一样，有意歪曲事实真相，充满宣传色彩，这是我们大家颇为熟悉的，所以，我的发言更可以简短一些。

121. 再者，塞浦路斯的问题不久就要在第一委员会进行全面讨论。那时在该委员会里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充分的机会提出他们的意见，阐明他们特别感兴趣的各点。现在只有两三点我要请你们容许我略加评论。

122. 土耳其代表力图将他们对于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所施加的压力，说成对外侨采取的正常移民措施，从而抹杀这个问题。要为这样的行动寻找，甚至于捏造法律的托词和借口，是决不会没有办法的。然而问题的实质却不是这样。倘若我效法土耳其代表的例子，将希腊人居住于土耳其的情况与土耳其人居住于希腊的情况加以比较，请容许我只说这一句：自从塞浦路斯问题爆发以来，在过去的两年内，没有一个土耳其人离开希腊，却有六千多希腊人——不是一个，不是十个，不是二十个，不是一百个，不是一千个，而是六千多个——被迫离开了土耳其，而且我还要提醒各位，他们大多数是在伊斯坦布尔出生的。在这些人中，约有三千人是正式被驱逐的。其余的人乃是受抚养人，当然随着家长离境。

123. 人们以安全的理由为这些驱逐出境的事件辩护，埃拉尔普大使还举了几个例子。可是真正的原因已由埃拉尔普大使自己泄露了，在他提到“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即塞浦路斯问题”〔上文第21段〕时，他就不经意地泄露了他本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证实了我们一直在说的情形，这就是：对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和希腊教会进行迫害是为了报复。

124. 至于埃拉尔普大使说，土耳其作为宗教宽容的安全处所已经大约有五百一十二年，请容许我提醒各位，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至七日的夜里，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的卑鄙的大屠杀，那次希腊东正教的教堂八十二座——倘若我没有记错数目——约有七十五座遭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公墓遭到亵渎，希腊人的慈善机关被抢劫，成千上万的商店和家庭遭洗劫。由此所造成的损失达六千万元。这种损失的责任，在几年以后已由土耳其的法院判定应由最高级的政治家和官员担负。

125. 土耳其代表关于联合国调停工作所说的话中的一个字引起了我的特别的注意。他将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决议所任命的调解员称为“前调解员”。我们能认为土耳其政府已将他免职了吗？然而秘书长在最近的年度报告导言〔A/6001/Add.1〕里说，调解员仍然随时准备为当事各方进行调解，我们能假定秘书长还不知道土耳其政府已经僭取了新权力吗？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这种态度看作一次严重的警报，告诉我们土

耳其政府滥用了联合国拥有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一项最有效率的程序。只要争端的任何一方，仅仅因为不同意、不喜欢联合国所任命的调解员的结论，便径自对调解员的斡旋不予置理，那样，便可能产生削弱我们整个组织的后果。

126. 至于意诺西斯，或塞浦路斯希腊人同希腊合并的愿望，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种情绪是否存在，或以何种方式和由什么人表达出来。现在重要的一点，而且是关键所在的一点，是希腊没有任何吞并塞浦路斯这个岛屿的打算。希腊已经一再声明，我今天再次在这里庄严声明：我国将尊重塞浦路斯人民在我们准备让联合国确定并实施的条件之下所自由表示的意愿。在我结束我的发言时，我很想知道土耳其代表是否能够提出同样的保证。

127. 罗亚先生(古巴)：我必须向大会道歉，为了行使答辩权来答复大家知道已经离开会议的美国代表，我现在要再次占用大会的时间。

128. 我将说短话。正如美国代表尚未听到古巴的无可辩驳的发言便试图答辩那样，我也事前就知道美国代表会说出什么样的似是而非的支吾其词的话。这并非我有揣测他人思想的神妙能力，而是因为事情很简单：美国统治阶级的智力衰落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想象力已丧失罄尽。他们发明了老调重弹的政策，这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129. 我并不惊讶美国代表忽然脱下法官服，换上法利赛人的长袍。无论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喜欢与否，波多黎各总归是一个十足的拉丁美洲国家。面对该国英雄人民的坚决反抗，美国用迫害、监禁、放逐和屠杀等方法奴役和压迫那个国家。不错，并没有波多黎各人大批逃往古巴。可是我无须说，我们会将他们当作兄弟来欢迎。可是，美国代表却故意不谈，确有大量波多黎各人——据估计在一百万人以上——移居到据称乃是所谓自由世界的避难所，而这个自由世界给他们的却是最悲惨的生活条件和最下贱的工作，从而打破了他们的天真幻想。他们脱离了殖民地悲惨的生活，换来的却是帝国的鄙视。

130. 那些经过我们的充分同意业已离开我国的古巴人，那些正在离开的古巴人，那些将要离开的古

巴人，乃是在一切革命中出现和繁殖的剥削者、奴才、走卒、诈骗者的核心分子。同样的事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也发生过。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逃到现在的加拿大和联合王国去避难。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和现在的古巴，重要的事是人民仍然留在那里，并未离开。

131. 然而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事，是美国代表在答辩时只不过讲些陈词滥调而已。古巴代表团所谴责的事，并无一件被另一事实驳倒。我们谴责的事全都成立，未遭到反驳。

132. 古巴代表团，在它这方面，重申它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重行谴责美帝国主义违反联合国宪章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所实行的、受到所有各国人民激烈反对的剥削、干涉、颠覆和侵略的政策。

133. 胡森巴先生(柬埔寨)：我必须道歉，因为要再次登上这个讲坛来答复泰国代表。我原来想等到了会议记录再答复的。然而，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是用来进行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次会议，因此我不能延缓答复。所以我不得不依赖译员来作答复。自从我们的辩论开始以来，译员便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实在值得我们感激。

134. 泰国代表在答辩中说，我在十月十三日〔第一三五九次会议〕发言时，使用答辩权对泰国外交部长进行个人攻击。可是这位从泰国来的先生，正是最近对柬埔寨发动诽谤和造谣运动的人。他甚至在十月八日〔第一三五三次会议〕向大会的发言中攻击了柬埔寨的领导人。倘若泰国代表不要我那么多次提到泰国外交部长的姓名，他就应该请他不要攻击柬埔寨的领导人，而不是到这里来抱怨。

135. 关于越南问题，泰国代表又重复提出据说是设在柬埔寨的所谓越共庇护所的那种笨拙控诉。这种控诉是如此的拙劣，不值得由我浪费大会的时间来详细答复。我只须引述我上次发言时提到的那位《纽约时报》记者西摩·托平先生最近的报道。西摩·托平先生被专门请到柬埔寨去调查据称设于我国的这个越共庇护所。西摩·托平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

“驻在柬埔寨的西方各国外交人员和独立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这个国家”——就是柬埔寨

寨——“不是一个重要的庇护所，也不是将军事器材和供应品输送给越共的主要路线。”

136. 再者，我要向泰国代表指出，现在在柬埔寨仍然有由印度、加拿大和波兰组成的国际监察委员会。倘若有人怀疑我对泰国这项可笑的控诉所作的答复，他们可以请这个监察委员会调查此事。

137. 泰国代表以后又否认有外国军事基地设于泰国。果然如此，我最近发言〔第一三九九次会议〕所说的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捕获的两名美国空军人员，岂是由美国报纸捏造出来的吗？美国代表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关此事的详细情形。

138. 泰国代表又说，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对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死亡感到高兴。泰国代表再度乞灵于谎话来激起美国舆论反对柬埔寨。真相是这样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去世时，柬埔寨王国政府，奉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训令，下令全国哀悼三日。在这三天全国下半旗致哀。无线电广播、新闻报纸和柬埔寨的全体人民都严肃地哀悼三天。作为外交部长，我亲自到美国大使馆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转达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和人民的悼念。我的签名仍然在美国大使馆的吊唁簿上。再者，肯尼迪总统葬礼在华盛顿举行时，柬埔寨王国政府首脑诺罗敦·康托尔亲王特别由金边到华盛顿代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参加葬礼。我并不是要美国人民向我们表示感激，只是想使他们知道柬埔寨及其国家元首同他们一样哀悼肯尼迪总统的死亡。

139. 泰国代表又说泰国尊重国际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我只想简单地问他，既然我们两国的共同边界已由国际协定和海牙国际法院关于柏威夏寺案^⑦的判决明确划定，何以泰国政府拒绝接受？

140. 泰国代表指责我们干涉泰国的内政，说我们谈到了泰国爱国阵线的成立。然而，在座的各位代表倘若参阅泰国外交部长十月八日的发言和我十月十三日所作的答复，便会知道，肯定不是柬埔寨代表而是这位泰国外交部长向我们揭示——而且是首次揭示——这个泰国爱国阵线的存在的。

^⑦《柏威夏寺案(柬埔寨对泰国)》，案情实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五日判决书，《一九六二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16页。

141. 关于我们的中立，泰国代表说，这是柬埔寨所独有的一种特别牌号的中立，他这话倒是正确的，因为在一个目前只有毁灭、贫穷和悲伤的地区里，柬埔寨是享有内部和平、国家统一和进步的唯一国家，而它的邻国，包括泰国在内，就不能说是这样的了。

142.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我们预料土耳其代表会竭尽全力设法证明，他在我发言以前便预言我将要说谎乃是正确的。因此，他不得不在家里作许多准备工作，以便证实他的发言。今天他承认这果然是他企图作的事。当然，他说他证明了，我昨天在大会上所说的话是故意歪曲事实。“故意歪曲事实”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很常见的了。在安全理事会里，土耳其代表对我所说的几乎每一件事，已经多次使用了这种说法。

143. 我现在谨声明，我们对于联合国是非常认真的。我们不是到联合国来说谎的。我们不是到联合国来歪曲事实的。事实是大家熟知的。可能还有某些大家不知道的事实。然而到了时候，我们将有充分的机会向委员会和全体会议陈述这些事实。

144. 今天埃拉尔普先生发现了什么？他今天发现了，在塞浦路斯处于殖民占领期间，埃奥卡的斗争是争取会产生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结果的自决的斗争。这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发现。他还发现了什么？他今天发现了希族占绝大多数的塞浦路斯人民愿意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何等伟大的一项发现啊！

145. 我们不怕谈论意诺西斯，或者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然而，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说明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和环境。

146. 就塞浦路斯的人民来说，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问题是塞浦路斯人民自己的问题。就土耳其来说，它对于他们在联合国这里公开称之为应诅咒的意诺西斯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呢？据我们所知，在联合国调解继续进行的同时，土耳其正在就艾奇逊计划进行谈判。艾奇逊计划是什么？艾奇逊计划也是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然而不是整个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因此，倘若这是意诺西斯，不过不是全部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土耳其就没有异议，而且在事实上还谈判这事。然而，倘若塞浦路斯根据人民的意志同希腊合并，

不进行分治，不允许存在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基地，不允许存在土耳其的基地，那么，意诺西斯对土耳其说来，便是一种可诅咒的东西，土耳其便到这里来声明：“我们主张塞浦路斯独立”。土耳其代表今天的发言是很说明问题的。土耳其主张塞浦路斯独立，但以这种独立并不彻底为条件。土耳其支持塞浦路斯的主权，但以这种主权并不充分为条件。从土耳其代表的发言来看，这是很明白的。

147. 土耳其代表反对我日前所说：土耳其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埃拉尔普先生说，土耳其所作的，只是依据保证条约恢复宪法秩序。我丝毫不相信，干出投弹轰炸一个国家的事，是为了保护那个国家的宪法。这是一种非常离奇的概念。我倒要请本大会任何其他国家接受类似的保护。岂有任何国家会同意另一个国家有权干涉、扰乱、甚至投弹轰炸这个国家借以保障这个国家的宪法？我相信到了我们讨论塞浦路斯这个专门项目的时候，我们将会有的充裕的时间在适当的机会来讨论这个有名的保证条约。

148. 埃拉尔普先生说，向秘书处办理保证条约登记的是塞浦路斯，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罗西季斯先生亲自作的。然而，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认为，我不愿使用他的措词，我只要简单地说，他的情报是错误的。

149. 这个保证条约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二日由联合王国登记的。无论关于这个保证条约登记的情形是怎样的，然而事实仍然是，一个条约在联合国登记，并不应该说成是什么与条约的有效有关的事，因为登记手续的本身与条约的是非曲直无关。

150. 我们并不怀疑联合国宪章里说到尊重条约的原则的那一条的效力，然而国际法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拟订的关于法律条约的条文草案说得很明白，只有有效的条约方才在这项规则的范围以内。我相信，如同我在这次发言过程中，在其他场合，尤其是在安全理事会的详细辩论中已经证明的那样，无论是保证条约，还是同盟条约，现在都不发生效力。

151. 关于这两个条约是怎样产生的，土耳其代表今天的发言，说得最轻，也是一种错误的描绘。他

企图证明，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急于签订这两个协定。据他的见解，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不仅自愿签署，自愿谈判，而且还特别急于签署这两个协定。

152. 我请问，任何人在看过这两个协定以后，不用我本人再作任何评议，还会说有任何人竟能如此地急于要签订他们。在这阶段，只须引述马卡里奥斯总统自己关于这些协定所说的话就已经够了。他说：

“我被邀作为塞浦路斯希族人的领袖出席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在兰开斯特大厦举行的会议。我对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在苏黎世所达成的并经英国政府采纳的协议的某些规定，提出了几项异议，并且表示了强烈疑虑。我竭力设法至少将其中的若干规定加以改变。然而，我的努力失败了。我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在写成这样的协议上签字，要么拒绝这个协议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形下，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签署协议。我这样做，是迫于需要。”

这里所说的需要，是由于：倘若这些协定不签，流血便要继续，塞浦路斯就要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还有人们所不能预料的其他可怕的后果。

153. 一个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签署某种恶劣的协议——就目前的协议说，是极其恶劣的——要么不签署，结果就要发生流血和人们所不能预料的其他可怕后果，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象塞浦路斯总统这样的政治家，一个始终是以负责的态度来处理他本国的问题的人，只有一种选择。他为和平着想，选择了恶劣的东西。这并不是说，由于他当时在我刚才叙述过的环境之下作了这种选择，塞浦路斯人民从此便永远不能享受本大会的每一个其他国家都有权享受的同样权利，从此便永远不能享受仍然处于殖民治理之下的其他各殖民地人民有权享受的权利。

154. 至于南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先生争辩说，依据现行宪法，他的政府是该国的合法政府。这宪法是英国政府批准的。英国政府是批准这宪法的适当权力机关。然而，在这个会议厅里有任何人能说南罗得西亚的宪法必须加以维护？在这个会议厅里有任

何人能说南罗得西亚少数人统治必须加以维护和支持？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在某些方面，这是很相似的一种情形。在南罗得西亚，少数人在管理国家，并且压迫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在塞浦路斯，有些外国企图强迫绝大多数人民接受它们的意志——甚至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通过少数人所表达的它们的意志。我日前已说过，这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异常的事。

155. 土耳其代表又反对我昨天发言中所提出的另外一点。我昨天说，无论何人，倘若在独立的两族的基础上束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当然是依照土耳其对于两族这个名词所作的解释——那便是纵容分裂政策。我昨天对这种本身无害的名词怎样在塞浦路斯的特殊情况下取得了重要意义的背景作了历史的叙述。土耳其代表今天说，我甚至采取了与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相抵触的立场。

156. “两族”这名词虽然已在这个决议里使用了，但是并不是照埃拉尔普先生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加以使用的。他谈到两族，然而当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讲到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它特别声明，塞浦路斯的问题必须根据宪章的原则和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福利来解决。

157. 关于联合国调解员，首先我要提出希腊代表几分钟以前所提出的同样看法。我认为，无论在座的哪个政府的代表，登上这个讲坛说联合国调解员是“前调解员”，都是不妥当的。任命调解员的，并不是土耳其。不错，土耳其同意了这项任命，可是这正是土耳其何以不应该这样作的另一理由。土耳其并不能象埃拉尔普先生所说的那样，只要它高兴，就可以随时撤回它的同意，否则，调停的整个宗旨就被毁掉、被破坏了。再者，我要着重指出，土耳其不能宣布联合国调解员是“前调解员”。我认为，在这方面土耳其并无否决权。在这方面，我不认为土耳其代表已取代了联合国秘书长，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即秘书长自己在他的报告里已经向本大会说得十分明确，就秘书长来说，调解员仍然存在，加洛·普拉萨博士仍然是联合国调解员。

158. 此后，土耳其代表，为了证明土耳其政

府何等喜欢调停的办法，土耳其是多么支持这种想法，讲到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博士。我们极端尊敬加纳总统。我们钦佩他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深知他是一个国际伟大人物。我们很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与他合作过；在开罗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在那以前又在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在历次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此外，我们还有另外的理由敬重和感激加纳总统，这个理由就是他充分支持塞浦路斯的正义事业，签署了开罗宣言^⑥，赞成英联邦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两个决议。正因为我们敬重他，所以不想把恩克鲁玛总统在错误的时机牵涉进来。

159. 何以是错误的时机？当时联合国的调停工作正在进行。土耳其代表今天到诸位前面来，明白地、毫不含混地声称，土耳其政府已接受了由加纳总统担任调停的倡议。这是在什么时候？这是在一九六四年一月，是背着联合国调解员的，在联合国调解员提出报告以前。有人告诉我们，这报告引起了土耳其反对加洛·普拉萨博士甚至在调解员的意见发表以前，土耳其就在设法破坏联合国调解员的工作，无礼地企图使一位国际伟大人物卷入，毫不尊重这位伟大人物的威望。

160. 加纳总统原来是可能发挥作用的。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意见。事实上，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尤其是我们塞浦路斯人，是感激他的支持的。然而我们不愿意玩弄这种把戏。在联合国的调停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另外请求其他知名人士与联合国调解员共同工作，同时又设法把其他的人卷进去，当然又不让联合国调解员知道，这样作乃是对于这些知名人士的不敬，是对他们的侮辱。

161. 土耳其代表很强调调解员这个问题。他说，土耳其政府的立场并未改变，而且不会改变。这是否决。这是要对联合国的调停工作行使否决权。就我们来说，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完全同意联合国的秘书长。我们准备同联合国调解员继续合作。我们接受秘书长的意见：联合国调解员是加洛·普拉萨博士。

162. 我们现在谈谈土耳其代表答辩的最后一点。他将我国政府关于少数民族人权的宣言称为“所

^⑥见文件A/5763。

谓的宣言”，倘若我正确地记下他的措词，“还没有写这张宣言的纸值钱。”也许只要有了他的这种措词便已经够了。然而，阁下，若蒙你的准许，我要说几句话。

163. 象我今天晚上答辩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于联合国态度是很认真的。我们对联合国寄以信任。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在各方面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到联合国来，以极端郑重的态度，使用尽可能正式的方式，由塞浦路斯总统致函秘书长[A/6039]，向你们声明：我国政府不仅准备保证我国公民不分宗教、民族或种族渊源一律享有人权，而且还准备另外给予少数民族若干特殊权利，而且不仅如此，我国政府还准备象我昨天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经由联合国使这些权利受到国际的保障。可是，埃拉尔普先生却将这些称为恶毒的宣传伎俩。阁下，这不是宣传，这不是伎俩。这是在本大会上所作的承诺，是对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承诺。

164. 他把所有这些权利和所有这些保证，看作毫无重要性的东西。他随后又说，在塞浦路斯的土族人的权利，已由现行的办法加以保证。所谓现行的办法，当然是指所谓的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而言。现在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一是保证。就我们已宣布我们打算给予塞浦路斯土族和塞浦路斯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而言，我有下面的话要说。倘若这些权利并不是那么重要，就请土耳其政府将完全相同的权利给予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希腊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倘若保证这些权利的方法，即在塞浦路斯设立我今天叙述的联合国专员和一切其他机构，并不重要，并不是正确的方式，并不是什么认真的事，并不是人们应该赞赏的事，就请土耳其政府对于保障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也接受同样的程序。

165. 我认为大会和整个世界都会欢迎土耳其政府与我们之间签订一项协议，规定双方对各自的少数民族给予完全相同的权利和完全相同的保证。我们庄严地向大会宣布，我们能够缔结这种协议。我再说一遍，我们对联合国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在这座会议厅里所说的话是算数的。

166. 土耳其代表说了某些话，是我以前在任何

类似情况下所未听到过的。他说，我们的宣言很可能增加塞浦路斯的紧张局面。他说，关于少数民族的权利和经由联合国保证这些权利的宣言，是增加紧张局势的一种方法。他对于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最后一件决议加以非常特异的解释，企图借此证实他的见解正确。

167. 塞浦路斯的紧张局面并不是由于我国政府为恢复并维持和平而继续采取的安抚措施所造成的。这些措施是在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达到最后的解决，公正而和平的解决的一系列的建设性步骤。我们说宪章的原则，是指一切的原则而言。对于这些原则，我们并不试图作出与所有的人在类似情况下所已接受的解释有所不同的任何其他解释。我们并不试图利用这些原则来牺牲塞浦路斯的少数民族的利益。

168. 事实上，在这方面，我应该报告大会，塞浦路斯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如亚美尼亚人、拉丁人、马龙教徒等少数民族的代表，都表示他们感激塞浦路斯政府日前交存于秘书长的这件意向宣言。其他少数民族确实较小，然而因为较小，也许更需要较大的和较强的保障，何以他们的代表接受了我国政府的宣言，认为它是宽大的表示呢？

169. 这件意向宣言是一个挑战，我们原来也预料是这样的。接受或不接受这件宣言，就将在本大会里证明哪一方真正关怀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福利，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福利。

170. 少数人的代表对于多数人的统治的否决权，这就是应该加以保证的少数人权利吗？土耳其代表所指的那种少数人的权利就是这种权利吗？我们要接受——在这个大会里有谁在他本国要接受——少数人的代表在外交、国防、赋税、内部安全等方面享有否决权吗？这是土耳其准备在本国接受的那种制度吗？这是我们全体为之奋斗、要为殖民地和南罗得西亚获得的那种制度吗？

171. 倘若我们要促进和平解决，我认为我们就必须接受塞浦路斯的事实真相。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舞文弄墨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声称条约的神圣的，我们全都知道得非常清楚，这些条约是怎样产生的，这些条约是怎样强迫一方接受的，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强

迫一方接受的，这些条约的内容是些什么，这些条约是怎样被人利用——倘若你高兴，也可以说是违犯，而不是利用——的，这些条约是怎样成为侵略的手段，成为分裂政策和分治政策的工具的。

172. 土耳其代表为本国辩护业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为错误的案件辩护，必然是极端艰难的事。我幸而并未处于这种境地。土耳其在整个的塞浦路斯问题里所起的作用是大家的确都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我可以接受这事不能完全责备土耳其的这一历史事实。我也可以接受土耳其在某一阶段并未理解到它业已卷入塞浦路斯问题的漩涡的这一历史事实。

173. 我想要引述在一九五五年或者稍许早一点任职的英国首相，即当时被人称为安东尼·艾登爵士的回忆录里的一段。我不打算在我将要引述的话里掺入我本人的任何意思。我将不加解释，只留给大会自行作出判断。他在回忆录里说：

“土耳其的报纸，直到现在为止，比较那个行为较克制的土耳其政府更加直言不讳。这也不坏。当时我在一份电报中说，他们应该说出来，因为土耳其人决不会让希腊人获得塞浦路斯，这一点乃是真实的。”^①

这一小段话明白指出了土耳其业已卷入塞浦路斯问题。

174. 我不想提及希腊人在伊斯坦布尔受迫害的事。这已经由希腊代表提出过了。然而土耳其代表到这里来，居然将他的国家说成宗教宽容的乐园，这就有一点太过分了。我不拟列举已经有多少爱国志士遭到枪决，有多少人民被绞死，我也不打算再度提及亚美尼亚人的悲剧。这个悲剧总有一天必然真正要在本大会提出。可惜现在亚美尼亚人没有权利在这里发言和将那个不幸的民族的遭遇在大会前面作一陈述。

175. 我们不要任何人遭受任何伤害。我们不要与任何方面保持恶劣的关系。我们要与人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我们虽然要保持这种良好关系，却不应该要求我们这一方让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交换他人的友谊和了解。

^①安东尼·艾登：《全程》（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一九六〇年），第446页。

176. 我们并不是正在设法取得我们无权取得的东西，以便我们能够拿出某些东西来作为交换。我们要求得到人人都有权利。行使这些权利的结果，可能使土耳其不高兴。行使这些权利的结果，可能还使其他方面不高兴。然而，授予这些权利的主要标准是要看他人高兴或者不高兴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究竟我们是否有这些权利，究竟我们是否应该享有这些权利。我要将我昨天向大会提出的而土耳其代表企图加以嘲笑的问题照样再说一遍。摆在大会前面的整个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塞浦路斯有权享有每个其他国家依据宪章所享有的权利，抑或塞浦路斯是一个例外？我们就罗得西亚已通过的一项决议〔第2012（XX）号〕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的那项决议，对于塞浦路斯也能适用，抑或不能？关于完全自由的诸决议和给予殖民地国家独立宣言以及其中所列的原则，对于塞浦路斯适用，抑或不适用？塞浦路斯应该象每一个其他国家一样享有不加限制的主权，抑或不应该？随便哪个国家都可以使用武力和炸弹并派遣军队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吗？这种情事岂可以在塞浦路斯加以宽容，而在其他场合则加以拒绝和反对？任何文件，倘若它的宗旨在于限制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真正自由——自由的本质，民主的本质，主权的本质，独立的本质，自决的本质，人类尊严的本质，能有任何人承认这种文件有效吗？

177. 倘若你们能够宽容一种就塞浦路斯而言等于将塞浦路斯加上枷锁、使塞浦路斯不能享有基本权利的局势，倘若你们能够这样作，我谨指出，将来遭受痛苦的不仅是塞浦路斯的人民而已，不能享有正义的不仅是塞浦路斯的人民而已。这就等于而且业已构成了一项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这就要与本组织所主张的一切崇高原则相抵触。这就会破坏联合国所根据的基础。这就会损害联合国的权力威望。宪章的原则主要是维护小国家。倘若在塞浦路斯这一事例上，所有这一切原则都被放弃，那么对于小民族来说，对于世界上的小国家来说，这些原则便毫无意义了。

178. 我们继续相信和信任联合国。我们的意向是经由联合国进行。我们的意向是使塞浦路斯问题仍然保持在联合国的范围以内。塞浦路斯问题并不是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问题，也不是任何其他组织的问题。

我们决不让塞浦路斯问题被人抛出联合国的窗户以外。这问题必须留在联合国里，必须获得一种联合国的解决办法。

179. 我认为，我们对于塞浦路斯问题不应该采取外交手腕。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不应该试图玩弄政治。我们不应该这样作，因为这是一个存亡攸关的问题，这是生死所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人类尊严和国家尊严的问题。我们对于你们始终坦白直爽。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所说的话，都是算数的。我们对于联合国态度非常认真。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认真地考虑我们只根据联合国宪章而不根据任何其他事物所提出的要求。

180. 扎卡里亚先生(印度)：大会方才听到了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答复我的发言。然而我认为，这不是答复，充其量也不过重申该国政府的立场而已。然而他避免答复他的国家侵犯我国领土的基本问题。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巴基斯坦侵略印度的事，十八年里不是发生一次，而是发生了三次。无论布托先生怎样辛苦努力——我承认他一直在做出辛苦的努力——他都不能摆脱那个如同他的影子一样地跟随在他后面的侵略巨怪。

181. 我听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这样大肆赞美称颂这一位谢赫·阿卜杜拉，也觉很有趣。他应该考查他的前任人员的记录，以便知道他们直到昨天以前对于这位谢赫的想法是怎样的。事实是：在这位谢赫掌握权力的时候，他是赞成克什米尔与印度合并的最直言不讳的战士。今天他处于反对的地位，可以说一些别的话。可是我在发言时业已说过，这却不能使这位谢赫和国民会议以及其他方面所造成的状况发生改变。

182. 今天布托先生在这个大会上将谢赫·阿卜杜拉称为“克什米尔的雄狮”。然而直到昨天以前，这位谢赫是站在我们一方的，他几次到这里来代表印度为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主张辩护。当时他却被巴基斯坦人称为“懦鼠”。岂有更加滑稽的事？

183. 布托先生还提出了其他几点。可是我谨指出，这几点都是一再重复过而且由印度代表团作了充分、彻底答复的。联合国的记录里载满了这些东西。因此，我无意再就那些旧的问题再度从事互相谩

骂，以致延长这次辩论。我国代表团已将我们关于克什米尔的立场说明得绝对、彻底清楚。我们是不能够也不会偏离这种立场的。

184. 阿尤布先生(巴基斯坦)：副主席先生，我向阁下道歉，向各位代表道歉，因为要在这么晚的时候要求发言。我完全同意印度代表最后所说的话，也认为将各方就提交大会的各项问题所发表的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一再重复到令人生厌的程度，那是不会获得什么益处的。我同他一样都不愿意走人们已践踏得稀烂的地。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发言，有的冗长，有的简短，已由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外交部长和代表团的其它团员们向本大会发表过。这些发言讨论了而且有时候还重复了我们各人都完全能够引用的不同各点，各种理由和引语。我现在要将情况按照我的所见，扼要加以叙述，以便在这次辩论结束时，各主要之点和明显事实不致淹没于雄辩和争吵之中。

185. 现在表现得十分清楚的而印度的任何代表并无争论的第一点是，克什米尔争端自一九四八年一月以来就一直摆在联合国的面前。这仍然是一件尚未解决的争端。这件争端不仅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关，而且还涉及五百万人民的命运。我认为，不考虑这些人民的意见，这件争端便不能得到解决。

186. 表现得很明显的第二点——这是对于印度代表今天早先控告、现在又再次控告我们实行侵略的一个简短答复——是：他们所提出的这一切控诉，都已经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到四月之间在安全理事会里提出过，辩论过，并已受到驳斥。安全理事会考虑了印度为支持它的提法所能说的一切话以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不是一个有关的问题。我以前于九月二十九日发言时也已提出过这一点。有关系的事是，这块有争议的领土的前途应该根据查明的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倘若有时间，倘若有人有兴趣，我也可以引述参加那次辩论的各国代表的发言，然而安全理事会的逐字记录，可供大会全体会员国的代表随时查阅。

187. 次一可以注意之点是，体现于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所通过的两件决议里关于克什米尔的国际协议，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就出现了

的所谓查谟和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问题以后很久，是在印度指称巴基斯坦当时犯了侵略罪行以后很久，方才达成并且由印度接受的。

188. 印度今天不能前来申诉说，由于以前的某些事件，或者由于印度代表以前可能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过一些看法，所以后来的国际协议便没有约束的力量。

189. 印度代表在今天下午第一次发言中引述了美国代表的发言，用以支持他所说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在法律上是印度的一部分的论点。我面前有与此相反的美国代表的发言三起。我不愿耗费大会的时间把这三个发言全读一遍，可是我要指明出处。

190. 第一个发言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三次会议上发表的。美国代表奥斯汀当时宣布说：

“我已经说过，除了各方协议的这种特殊方法以外，似乎并无其他办法使世界的这块地方获得和平，这种方法包括对双方同意的公民投票必须如此进行和如此监督，借以确保有关系的每个人都知悉这次公民投票是自由的、公平的 and 正直的。”^①

191. 三年以后，克什米尔的问题再度在安全理事会提出时，格罗斯先生代表美国发言，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安全理事会第五三二次会议上说了这些话：

“美国政府坚决相信，没有克什米尔争端的任何真正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是双方不能接受的。未经双方同意即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任何企图，只会在两国政府的关系上留下不断的和一触即发的刺激因素，一种切实阻止南亚获得和平与安全的刺激因素。我们对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使我们始终准备随时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协助和服务，帮助促进两国的友好和平的关系。印度总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在无线电广播中说，克什米尔的前途应该在国际主持之下，例如在联合国主持之下，举行复决来解决

^①《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第1-15号》，第二四三次会议。

决。他又在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和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这样晚的时候在新闻声明中重复了这项保证。”

这是一九五一年。他接着说：

“再者”——这证实了我早先陈述过的一点——“按照印度政府在接受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议时所作的承诺，十分明白，倘若要提供委员会决议里所说的公平与公正无私的保证，这样的公民投票只能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举行。”^②

192. 最后，我认为这已将美国的意见表示得与任何人所能表示的同样清楚，格罗斯大使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说：

“根据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在接受这两件决议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两国政府的责任是进行合作，以便在联合国主持之下，通过自由和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来解决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问题。……

“再者，当事的双方都已承诺允许克什米尔人民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加入印度或者加入巴基斯坦的问题。这项承诺，并不象印度的卓越代表所说的那样——我现在引述他在安全理事会所用的措词——是：‘给予人民权利，以决定他们是否仍然留在印度’。倘若用这种措词来说公民投票的问题，便是无视当事双方所接受的有约束力量的协议。安全理事会自一开始便认为，加入的问题是要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举行公允而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来解决，双方依照它们自己所作的承诺的措词，已经接受了这项意见。”^③

193. 这也是而且一直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印度代表又重复他的同事之一先前说过的一句话：联合国的决议——大概他是指印度根据这些决议所作的承诺——已失效了。他说这些决议如同绝迹已久的渡渡鸟一样，已经死了。我日前说，国际协定不因岁

^②《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年》，第五三二次会议，第32-33段。

^③《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年》，第五三七次会议，第29-30段。

月推移而失效,更不会由于协定的一方不履行而失效。倘若发生争端——印度代表一再图谋散布怀疑;究竟是巴基斯坦抑或是印度不履行这些国际协定和联合国的决议——我认为这些争端应该通过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为人熟知的程序来判明。同过去一样,这事可以仍由安全理事会处理;也可以由大会本身处理,倘若大会决定这样办理。这事可以将属于法律性质的问题向国际法院提出的办法来处理。我们准备这样作,我们从前已经提出过,我现在重行提出:关于究竟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未能遵行联合国印巴问题委员会的两件决议的这个问题,我们准备接受第三者的公正无私的判断。倘若证明了巴基斯坦并未履行应该履行的若干承诺,我们完全愿意履行这些承诺,但以同样义务为印度所接受并由联合国保证印度履行这项承诺为条件。

194. 印度代表引述了谢赫·阿卜杜拉在他与印度政府的看法完全一致,并且担任斯里那加的首席部长,有时还担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的时期所发表的若干言论。然而我国代表,尤其是达里格·阿卜杜拉先生已提请大会注意他的父亲后来的言论,即对印度政府的政策,和他的个人老友、极受尊敬的印度总理撕毁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所作的庄严保证的那种作法使他大失所望以后所发表的言论。所有的这些言论都在,各位代表可以阅读。

195. 倘若你们在心里对于谢赫·阿卜杜拉是怎样想的有所怀疑——印度和巴基斯坦似乎都怀着敬意引述他的话——印度政府何以不将谢赫·阿卜杜拉免除拘留,予以释放?他现在关在监狱里,未予审讯,未对他提出控诉。将他带到这里来,到这个论坛来,让大会从他自己的口里听听在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究竟希望与印度合并还是希望加入巴基斯坦的这个基本问题上,他从前所抱的见解和今天所抱的见解。我们绝对愿意听取谢赫·阿卜杜拉的见解,并将给予应有的重视。

196. 双方的发言人都引述了新闻报纸关于印度占领着的克什米尔最近发生什么的报道。事实上,双方引用同一报纸,一位代表从这报纸较早的一期引述,其他代表又从较晚的一期引述。然而另外有一种

查明事实真相的极好的方法。联合国不必依赖新闻记者的报道,无论这些新闻记者怎样消息灵通,也无论他们怎样能力高强。联合国查明事实真相和作出结论的手段和机构。

197. 请容许我重行提出日前达里格·阿卜杜拉先生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提出的建议,就是立即派遣一个公正无私的调查团到查谟和克什米尔去考查全邦的情况,向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公认的领袖们获取证据,并将调查所得的结果向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报告。这项建议里并无任何邪恶阴险的东西。印度代表说过,印度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且有自由的新闻报纸。然则他们又忧虑什么?他们又有什么要隐匿而不让一个只要查明事实真相和那些能代表查谟和克什米尔受压迫人民发言的人们的意见的国际调查团知道?这项建议竟未被立即接受,而这个争议,至少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争议,还未平息,这是令人惊奇的。

198. 克什米尔的争端是一个一触即发的问题。在我们一生里,这争端已经两次引起了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两方的军队,正在这个次大陆上绵延几百英里的地带互相对峙。这个问题不会由提出巧辩的论点或者引证过去十八年来安全理事会处理这问题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记录而获解决。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干预,由于四个常任理事国采取一致行动的结果,停火已经实现了,然而停火只是安全理事会所设想的第一步;其他步骤还须继续接着进行。现在有撤退军队的问题。然后还有最关键的问题,这就是解决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的政治问题,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前途的问题。倘若联合国希望解决这个问题——我毫不怀疑这是大会所有会员国的意愿——我谨说明,各会员国就必须保证,在达成这样的政治解决时,过去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国际协定必须予以遵守。任何主权国家,即令象印度这样大的国家,可以将国际协定视作废纸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知道那些以这种字样称呼国际条约的国家获得怎样的遭遇。当然联合国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不能参与这种处理国际承诺或者处理十七年前两个主权国家甘愿接受的联合国决议的办法。

199. 这也是你们——我是指这个国际社会，作为国际社会的最大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的联合国大会——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确保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决定他们这个邦的将来归属的这项基本权利充分受到尊重。

200. 简言之，这是我们的立场。这就是我们的唯一请求。

201. **主席：**要求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人已发言完毕。因此，我宣布一般性辩论结束。

下午六时五十五分散会。

第一三六五次会议 A/PV.1365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阿明托雷·范范尼先生(意大利)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西迪·巴巴先生(摩洛哥)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79

任命大会各辅助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 (a)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 (b) 会费委员会；
- (c) 审计委员会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061,
6062, 6063)

议程项目 75

一九六四财政年度追加概算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075)

1. **主席：**我请报告员在一次发言中提出第五委员会关于本次会议议程上两个项目的报告。

2. **普鲁沙先生(捷克斯洛伐克)，**第五委员会报告员：我有幸提出第五委员会四份报告供大会审议。其中三份报告是有关第五委员会推荐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会费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以补空缺。这三份报告无须我作解释。

3. 余下的一份报告是关于一九六四年财政年度追加概算的报告。由于举行大会第十九届会议时情况特殊，这些概算直至该财政年度结束后约九个月、以及在审计了有关帐款后几个月才由第五委员会审查。这一推迟的进一步的和更令人满意的后果在报告第3段所列的表中即可看出。该表表明，咨询委员会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最初提出的追加拨款为二百三十三万九千美元，^①而实际支出可能只限于一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七美元。这是第五委员会在决议草案A[A/6075, 第13段]中所建议的追加拨款数。

遵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4. **主席：**第五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79(a)的报告[A/6061]是关于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以补空缺。第五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载于报告第5段。如无异议，我就认为大会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通过。

5. **主席：**第五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79(b)的报告[A/6062]是关于任命会费委员会成员以补空缺。第五委员会所提出的决议草案载于报告第5段。如无异议，我就认为大会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通过。

6. **主席：**第五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79(c)的报告[A/6063]是关于任命审计委员会将于一九六六年

^①见文件A/5787。